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1996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三十五期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西雅圖)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排名不分先後)

本期主編:

陳銘華

編 委:

陳本銘·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啓良 (聖荷西)
張湘業 (三藩市)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國賢 (維州)
陳澄海 (台灣)
葉載福 (台灣)
沈季夫 (橙縣)
鄧鉅源 (加拿大)
黃紀原 (洛杉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江漢 (三藩市)
果 風 (已故)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陳濟家 (新澤西)
余瑞森 (新西蘭)
黃奇峰 (洛杉磯)
關 雲 (台灣)
王露秋 (洛杉磯)

編輯筆記

●《新大陸》於第31期始實行輪流主編制後，到本期恰好已是新的一輪。上期主編遠方經已就此作了簡短的報告，得失優缺相信讀者亦看得相當清楚，編者只想補充一點的就是：《新大陸》是一份立足於美國的華文詩刊，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們的同仁、作者、讀者都應該以海外華人的角度去看待它、衡量它。

四期來我們發現有若干未經審閱的稿件遺失，雖然這是由於輪流主編、稿件的流動次數增加之故，我們仍然感到非常的抱歉。希望今後能避免這樣嚴重的錯失！

●美國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熔爐，在美國的華人又包括了從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經由各種渠道而進入這個大熔爐的。文學藝術不可能脫離生活，詩更不例外！華文新詩既有如此複雜的背景，展現的面貌自然是豐繁的。從近六年、三十多期的《新大陸》可以看到兩點：1)在今日的速食文化環境下，簡潔精悍、以最少的文字表現最多的涵意，以有限象徵無限的短詩，似乎是今後華文詩在美國的發展趨勢。2)散文詩的崛起！散文詩一直是華文新詩裡最弱的一環，詩人們都以寫分行的自由詩為主，以散文形式寫散文詩多是偶一為之的事。秀陶是唯一的例外，他以散文詩創作為主，以散文詩的譯介和闡釋為輔，極力提倡散文詩。近年來各地詩人的散文詩作在《新大陸》上日見增加，說明了它潛在的發展實力。本期連載秀陶的〈簡論散文詩〉實在不可以不讀！

●上期牛筱剛先生的〈藍色屋子〉一詩經已在第33期刊出，再次出現在目錄上是人為的“電腦”錯誤；至於第10頁吳慶學先生的〈進入四空間〉及副題“和紀弦四空間組曲”，都不約而同的在“四”字後漏植一“度”字，則是典型的“人為錯誤”，謹向作者、讀者致歉！

●王露秋詩友本期起正式加入本刊，請大家拍響歡迎的掌聲。

●本期稿擠，許多好詩希望下一期能發表。下期主編是陳本銘，截稿日期為九月十五日。

——編者

通訊處 : New World Poetry,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目

錄

編輯筆記 1
目錄 2

詩創作

秦松 一雪再雪 3
嚴力 美感／翅膀是鳥的籠子 4
李木子 居庸關城頭 4
彩羽 獨釣寒江雪 5
黃伯飛 八十二，五讀《莊子》 6
陳銘華詩抄 大峽谷 6
雁翼 偶思集：踏雪／鬍子／不敢／廟／
沉默 7
明秋水 水仙的錄像 7
非馬 晨樹／侏儒的形成 8
祥子 黑夜的床上 8
劉亞麗 動作 8
秀陶 手乙輯：一、會飛的手／二、牽手／
三、握手／四、妳冷冷的小手／
五、手 9

葉維廉詩選 10-15

紀弦 致詩人隱地 16
秋原 記憶中的抽屜 16
陳本銘 貓及其他／釋詩 17
伊沙 磁卡：吹簫的人／太空探秘 17
張國治 你是一種古老愛的語言 17
遠方 海邊行：海風／海岸／落日／潮汐／
防波堤／航標燈 18
謝海裘 搖一個電話給月亮 18
李斐 多采的十月 18
周正光 茶之斷想 19
蕭麗芳 赤道／願望／自古成功在嘗試／良心 19
達文 旁觀者說／不僅僅是風起 20
斯冰 多色綠的構築 20
高成鵬 早安！上海 21
冬夢 喝茶／疑惑 21
黃美之 訪海濱環保人 22

白狄兒 死亡幻象曲 22
楊平 假日 23
陳烱子 讀唇 23
海上 回答以金屬聲 24
藍戰士 從古典音樂開始 24
劉大興 意境小詩：破壞／搖月／浣 24

譯詩

西語系散文詩(三)：瑣·拉芒·希門內茲
◎秀陶譯 25

論述

秀陶 簡論散文詩 26-30

評介

劉荒田 本世紀詩長廊中的《鳥籠》 31
秦松 詩的春天看詩 32-33
宗鷹 哲思·摯情·詩章 33-35
劉耀中 以藝術作為革命武器的仲斯·巴勒斯
36-38

詩訊

38

■ 秦松

一雪再雪

——寄懷鄭愁予等老友

又雪了 一雪再雪
日雪夜雪不止（的二月連三月）
想起火酒旱煙 電動玩具與銅火爐
冰凍的硯池與墨盒與雪落在中國
的夜 沒有燈光的寫詩的手 風的
哀叫 艾青的北方 輪椅與獨輪車與
打字機的變奏 解凍與結構與雁翼
老朋友與小朋友的鬍子（都雪了）
戴天的眼鏡與半島懸空辯論
辛鬱的火心與冷面軍曹
方思的夜與仙人掌與左手里而克
秀陶的不法衝刺而散（誤為閩秀）
葉珊之後楊牧 翹翹之後張錯
羅馬之後喬叟 楚戈沈甸老許一魚三食
洛夫歌魔 張默無調 賦格譯維廉
蓉子妝鏡燈屋羅門 花叫邦楨空降向明
古月小路李錫奇 陳愁大荒又一章
管管碧果人生捉放鳥事
痲弦音樂深淵之後久違久違
沙牧黃昏後孤影於無奈之永夜
天河星海落日與花生米 而
紅牌老米酒與豆腐乾之飲者與雪的
可能與不可能 面西向東
那跪在雪（可能是玉米田）上的
那男子 那女奴的窗外（之春）
麥田野奔紅高粱黑高粱花雕陳紹等等
過客還客過著
酒徒還徒飲著
歸人歸不歸著
土地還赤土著
紅磚路上雪著的腳印不融即散
保羅的泳姿與荷市
華苓的露台與蘭亭
沉冬的玫瑰（月末）祭與木屋
梅芳的泡菜與樂風

那些相干與不相干的種種
突從《新大陸》上傳來
你之〈大冰雕之消融〉之聲
神話之終結 或者即將
開始
冰龍冰虎冰人冰血冰宮冰獅冰神
可已回溫？
這些問題很累人
至於水手刀與錯誤
美麗與夭亡
生命與愛情等等
還是很沉重
至於存在主不主義荒不荒誕 存在
就是如此
寫詩畫畫他鄉故土 煙酒江湖
仰天一笑手一揮 已然雪落滿頭
焚雪葬雪掃雪祭雪
冰冷而熱烈
溫順而淒楚的
完整又易碎裂的
一具雪藏的陳屍 上追
五千年 再上若干年
夢土如生的地下文明
哀耶愁耶樂耶喜耶
〈大冰雕之消融〉之聲
無論如何 先乾她三杯
再點起手上的煙
火耕水種 先進後設
種子地下痛吼 雪尤未止

一九九六年三月初在紐約

附言：稿中沙牧、保羅、沉冬三位中外老友都已過世，更令人傷懷。我把他們一起寄懷，視他們如生。

沙牧在廿多年前我來美時，他參加歡送我的餐會，當我廿年後再回台灣，已無緣再見一面。我首次回台與沉冬歡敘數日，再次返台，他已離老友們而去。保羅兄從我與他在艾荷華分手後，再未見過面，據說他是急故於機場，華苓未通知我，我也沒有能向他行禮致哀悼，我和華苓應互為抱歉。

■ 嚴力 美 感

給我一張臉
一張上帝沒有給過的臉
給我一面鏡子
一面生活沒有用過的鏡子
讓這張臉對準這面鏡子
我已經忘記誰是
與我對立之前的自己

除此之外別再給我任何禮物
世界就到欣賞者為止
與我無關的就讓它繼續遙遠
我從視力的原始範圍裡站起來
沿著任何一種美感
夢境會把我安置在命運的後面
我看見往前的人越來越小
越來越無限

1996/5/6

翅膀是鳥的籠子

天生的資本有一種很好用的感覺
它在表現的市場上謀殺內在
拉起窗簾的勞動雖然愧對公開的歷史
但我還是付了最高的工資
把自己買成奴隸
賺誰的錢並不重要
這樣或許能使世界少一種後天的關係

對一只鳥來說
不啻鳴會造成體內的音樂如一顆炸彈
而炸彈的生命是永遠沉默地飛翔

對另一只鳥來說
翅膀是自己的籠子
它也不想尋找能飛出天空的門

1996/5/12

■ 季木子 居庸關城頭

序：八五年夏，我在北京長城遊覽區，
坐上居庸關城頭，詩興覺來……

偶而 從瞭望台磚縫
檢出一枚
鏽跡斑斑的鐵片
蘸著水 滴下
秦時直到清朝的鉛淚
擦拭得晶亮晶亮
宛若一輪明月

映照著
城垛上的風雲
雲下 有雷聲
關裡關外的影子
投一條
透迤延綿的思緒

此刻 鏡頭正對準
組合的和諧
卡嚓 光圈一閃
那思緒
騰飛成
一條
鱗光炫目的巨龍

1996年寄自山西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牘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獨

天空，不算是
什麼的。大地，也不算是
什麼的。茫茫天地間，你彷彿
一株古松，一塊
頑石，或者
一片雲

飄零如你，冷漠如你，屹立亦如你！

你哦，你竟而
連自身全都忘了，那還
管他媽的什麼風雪與不風雪？

釣

江水再冷，你總是
企圖在與天地共存

一襲蓑衣，一頂笠笠
一竿在手，你擲下的鉤絲，總是
一如歲月，細
而且長。與其說你是
在釣雪，倒不如說，你是

在釣著歲月，釣著自己
釣著茫然，釣著一無所有。

寒

縱使是
冷得發抖，甚至
連植物都不能生長

悠悠然地，你化
自身如一片雲。你又
那有那麼許些空閑，設身去管它

■ 彩羽

獨 釣 寒 江 雪

身前
究竟是些什麼呢？

江

江，如一塊寒玉。總是在
銀色的雪原中掠過，你的胸臆中
有泉哦，江面上，總是會
揚起一片
藍色的霧靄，或者
七彩的煙塵

噢，煙塵起處
原是那
早春溶雪的喜訊。

雪

雪，雪是
不算什麼的，雪就是雪
雪，既與你
與天地萬物同源

你投身大化

它，它，它，它若不是
春花？就很可能，會是
秋月了！然而，此刻，你
什麼也不釣

雪野茫茫
風寒刺體

終歸，你就算
祇是
釣
雪
。

至人無己。

——莊子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六於台灣台中

莊周 你這個人啊

看著漆樹一棵棵
長成

取漆 割棄
好不悶煞人也
可是悶不倒你
這個漆園吏

你一起頭 就知道
怎麼“逍遙遊”

你讓萬物
立正 看齊

然後回到自己
看著庖丁給

文惠君宰牛
你歡天喜地地

欣賞庖丁
游刃必有餘地

“動刀甚微 譙然已解 如土委地
提刀而立 爲之四顧 爲之躊躇滿志”
的那一份神氣

你走遍了“人間世”
你曉得了“德充符”。

■黃伯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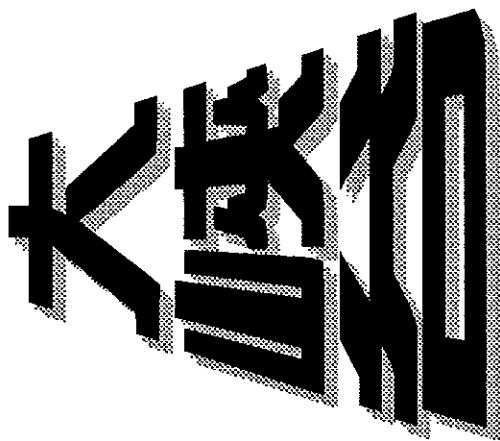
八十二，五讀《莊子》

你領會了“大宗師”
你如此地“應帝王”
說是“南海有帝爲儵
北海有帝爲忽”
儵忽之間 中央之帝是
渾沌 渾沌對儵忽很好
儵忽想報渾沌的大德
說是：“人都有七竅
以視聽游息，渾沌怎能沒有？”
於是 每天爲渾沌鑿一個竅
七天 渾沌就死了

你是這般地應帝王
你把養生的道理
又說了一番：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於天而無
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
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寫到這裡 看見後院
一隻蝴蝶自花叢中飛起
我倒想，像足那個
道理滿多的惠施
佻皮地問問：
莊周啊，那個是你不是你？

陳銘華詩抄



殺戮

張語

血盆大口

印第安人

裂嘴 齜牙

歷史

一直在

Shit

Shit

呼

痛

九六年六月冷城

■ 雁翼 偶思集

踏
雪

是一種無奈的尋覓
尋覓一種燃燒
——不是因為太冷
而是熱得難熬
才把冰雪視為火
焚燒無名的煩惱

鬍
子

鬍子比頭髮晚生了十七年
卻偏說這是生命的成熟
成熟就盛開花朵嗎
引誘蜂蝶宣講幸福
但鬍子固執的要當哨兵
監視著嘴巴的活動

不
敢

我不敢正眼看你
僅僅因為
我不敢看我自己
在你眼睛裡的
形態

廟

人的靈魂裡
都有神性
才造那麼多的廟
供仰
自我

沉
默

沉默，是花蕾怒放前的
一種預備
預備一種力
突然自我的禁錮
而當花朵喧鬧
那便是我的笑或者我的哭

96年4月深圳

■ 明秋水 水仙的錄像

一鉢水的天地，
積攢了銀河系內外的美景，
染血石與不鏽的根——
呢喃著，
嘲諷梅樹前的那股假正氣！

雪浪擁抱永不染塵的金盤，
讓冰心撫挑無聲的琴韻，
呵一口窩囊的晦氣，
飄舞的洛神就騰空而起……

沾粘漂在石根之間的水，
嘲笑靨輕彈逗趣的珍珠，
莽漢向水中仙子錯唱戀曲，
學驢叫猛剝寧靜的肉丸子！

清香在鼻孔造反，
綁琴劍的票、把舊書的瞌睡驚醒，
打鑼難尋開小差的舊夢，
張嘴蠶食普天下的海誓山盟！

一釐一毫的伸張，
割棄市儈們在桃李間的喧嚷，
一分一秒的探索，
祇為迎春啣泥、為自救而採蜜……

妳馱著歲寒的重擔，
緩緩涉水向溫暖走來……
我手牽忘憂的黃昏之戀，
吞盡淤泥、棄屠場而去！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八日
於杭州翠苑

■ 非馬 晨 樹

我笑千百種笑當晨風吹過
歡欣鼓舞不克自持

用不著回頭我便知道是你我愛
又一次把我生命的陰影投落地面
深情的眼光炙燙
我裸露的頸背

侏儒的形成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大堆
響亮的名字
奮力向上拋起
讓它們
天女散花般
紛紛
在他自己的頭上
加冕

就在他沾沾自喜
顧盼自雄的時候
那些非親即故飄飄蕩蕩的名字們
卻一下子變得沉重了起來
空空空空
氣錘般
把他錘壓成
侏儒

*英文name-dropper這個詞，具體而形象，可惜一般英漢辭典找不到它。我手頭的一本較詳盡的英漢大辭典也沒有相應的中文詞，只解釋成“（在談話中）抬出名人顯要（暗示與之相識）以提高自己身價的人。”又未免嫌囉嗦了些。

■ 祥子 黑夜的床上

黑夜的床上有一扇門
過去的人
就不再回來
狂暴的海上有一扇門
過去的人
就不再回來
紐奧爾良的酒吧外有一扇門
它就坐在我身邊
聽著銅管和鋼弦

這是個擁擠的街頭
沒有路牌
這是位沒家的孩子
與我同在
這是扇無形的門
只有人進去
沒有人出來

今夜，我不再同行
又能怎樣

1994.1.1

■ 劉亞麗 動 作

桌子上放一片孩子喜愛的葉笛
四周寂靜得像夜間的青
我隨手拿起葉笛
放在閒置的嘴唇之間
鏡子裡的聲音急切、高亢
也更為尖利

95年西安

■ 秀陶 手乙輯

一、會飛的手

我的朋友商禽在一陣搓弄撫摩之後便想把他一雙手像釋去病癒的鴿子一樣放掉；墨西哥詩人Montes De Oca也一度茫然於：他那雙會舞弄燈影，會擘開無花果，會捉魚又會祈禱的手為什麼不飛走

他們的手一定是那種修長，靈秀的類型，略一注視便會令人想到飛。看看我這雙笨拙的短而粗俗的手吧，無論誰見到都不會想到飛行那樣輕靈迅捷的事上面去。如果想到走，或者爬，蹣跚地爬，像牛像龜一樣地爬，該是更合理些

那一日，在一旁看我作完工之後，她說我這雙又肥又厚又結實的手，洗刷乾淨嫩起來一定比熊掌更夠味。看吧，這就是我這雙手能教人想到的了

二、牽手

牽手是台灣話中一個非常可愛的名詞，又寫實又傳神。那年在車路墘，在臨闔上的棺木旁，兩支手一支在裡一支在外，別人怎樣扯也扯不開，令我第一次領略到這個詞的淒艷性

三、握手

……我要給你一種別人不曾給過的快樂……

A·紀德

我同她很少握手，我們作比握手更親蜜的接觸。這樣講絲毫也沒有認為握手就不夠親蜜。其實只要你願意，你也可以把握手提升到非常親蜜的層次的

當然首先你得磨銳你周身的神經，敏化你一切的感覺。在那隻手伸過來時，在那一秒或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你要能即時取得有關那手的一切資料，它的冷暖，它的軟硬，它的濕度，它著力的輕重、久暫。一握之下遞送過來的是什麼樣的消息。欣然麼？敷衍麼？當然所有這些情報的蒐集不能單靠你自己的那隻手，你還得開動一切的感官。聽覺要在三、五個字中判讀出那語聲的甜度，笑意的濃淡；眼要捕捉她那飄忽的眼神，注視那嘴角眉梢一閃即逝

的細微末節……

在瞭然了這一切之後，又要能在更短的時間，比如說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秒的時間內，作出應對。在這種短的一剎那，你必須要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其專注的程度，僅高難度的競技，及老僧的禪定或稍可比擬之。那時你必然已忘懷一切。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操守、道德，甚或宗教全都不存在了。你自己也超升了。你或約略的顫抖，或輕度的痙攣，無視於週遭的一切，你只是輕握著那溫軟的手，聽取鈴子一樣的輕笑，自開啓的，全然不設防的雙眼，深深的探索進去……這一二秒間的感受，還不是一程度極高的親蜜麼

四、妳冷冷的小手

每一入冬（有時甚至不等到入冬）她的手便變成冰冷，便常要伸入我的口袋取暖，尤其是走在戶外，走在大風的街頭時。每一握到那冰冷的手時，我便會哼起Puccini那個有名的旋律*來取笑。每當我這樣哼時她總會偏頭以略帶恨意的眼光瞄我，然後總是相互一握（有誰在口袋裡看到麼？）之後，便都感到溫暖得不得了了

*所有的男高音不都唱過波希米亞人〈La Boheme〉裡那段“妳冷冷的小手Che Gelida Manina”詠嘆調麼？

五、手

它們就在我的眼前，我這樣望著它們已經半個上午了。一隻撫在紙上，一隻抓著鉛筆寫著。就像兩隻洗得乾乾淨淨的癩蝦蟆一樣

我永遠也不能理解這是如何運作的，我想著大，它便寫大；我想人，它便寫人。它從不寫我不想的

我總是派它們打頭陣。又有時我用刀切割它們；我用滾水燙它們。獨裁者對下屬所要求的絕對的忠心，它們輕易地給了我

而我也彷彿對它們極具信心。我從未曾想過，也許有一天，它們也會開始思想；也許有一天它們會組織起來，罷工或者叛變

March 1996, Village Green

葉維廉，1937年生於廣東中山，畢業於台灣台大外文系、師大英語研究所，是美國愛荷華大學文學碩士及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1967年起任教於加州聖地牙哥校區，曾任比較文學系主任凡十年；1970及74年以客座身份回台協助母校台灣大學建立比較文學博士班；1980至82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首席客座教授，並數度被北京社會科學院、中國作家協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邀請回國講學。

葉氏中英文著作豐厚：他近年在學術上貢獻最突出、最具國際影響力的，首推東西比較文學方法的提供與發明。從《東西比較文學模子的運用》(1974)到《比較詩學》(1983)，他根源性地質疑與結合西方新舊文學理論應用到中國文學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危機！他通過“異同全識並用”的闡明，肯定中國古典美學特質，並通過中西文學模子的“互照互省”，試圖尋求更合理的文學規律，來建立多方面的理論架構。在現代詩創作方面，葉氏早期與台灣“創世紀”詩社同仁痲弦、洛夫等從事前衛思潮與技巧的探討和推動，影響頗深。他的《中國現代小說的風貌》更是第一本探討台灣現代小說美學理論基源的書。在翻譯方面，1970年出版的《Modern Chinese Poetry》，其中有六家被收入美國大學常用教科書中；1992年他又譯介了多年教授的中國三、四〇年代重要詩人（見 Lyrics from Shell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而《王維》一卷，以及《中國古典詩文類舉要》(Chinese Poetry: Major Modes and Genres)更匡正了西方翻譯對中國美感經驗的歪曲；英譯中的《荒原》以及論艾略特的文字，在六〇年代的台灣極受重視。此外，他譯介的歐洲和拉丁美洲現代詩人的作品（見《眾樹唱歌》），對詩視野和技巧的開拓，助益良多。

近年北京方面相繼出版了葉氏的《尋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學規律》一卷及《中國詩學》一卷。1986年後，又一連氣推出幾冊重要著作，包括詩集《三十年詩》、《留不住的航渡》，散文集《歐羅巴的蘆笛》、《一個中國的海》、《尋索：藝術與人生》和論文集《歷史·傳釋與美學》、《解讀現代·後現代》及英文論集《Diffusion of Distances: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葉氏在比較文學、詩創作、文學批評，以及翻譯的領域裡都有不容忽視的成就。1990年10月，台灣輔仁大學第二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就以葉氏為主題詩人作家作專題討論。他的詩意象層層疊不窮、具實驗性，又積極表現現實社會，有一種渾厚宏偉的境界！

賦 格(Fugue)——1960

其一

北風，我還能忍受這一年嗎
冷街上，牆上，煩憂搖窗而至
帶來邊城的故事；呵氣無常的大地
草木的耐性，山巖的沉默，投下了
胡馬的長嘶；烽火擾亂了
凌駕知識的事物，雪的潔白
教堂與皇宮的宏麗，神祇的醜事
穿梭於時代之間，歌曰：

月將升

日將沒

快，快，不要在陽光下散步，你忘記了
龍燄的神諭嗎？只怕再從西軒的
梧桐落下這些高聳的建築之中，昨日
我在河畔，在激激水聲

冥冥蒲葦之旁似乎還遇見
群鴉喙啣一個漂浮的生命：

往那兒去了？

北風帶著狗吠彎過陋巷
詩人都已死去，狐仙再現
獨眼的人還在嗎？
北風狂號著，冷街上，塵埃中我依稀

認出這是馳向故國的公車
几筵和溫酒以高傲的姿態
邀我仰觀群星：花的雜感
與神話的企圖——

我們且看風景去

其二

我的手腳交叉撞擊著，在馬車的
狂奔中，樹枝支撐著一個冬天的肉體
在狂奔中，大火燒炙著過去的澄明的日子
蔭道融和著過去的澄明的日子
一排茅房和飛鳥的交情圍擁
我引向高天的孤獨，我追逐邊疆的
夜禱和氈牆內的狂歡節日，一個海灘
一集小貓，黃梅雨和羊齒叢的野煙
那是在落霜的季節，自從我有力的雙手
撫摸過一張神聖的臉之後

他站起來

模倣古代的先知：

以十二支推之

應驗矣

應驗矣

我來等你，帶你再見唐虞夏商周

大地滿載著浮沉的回憶
我們是世界最大的典籍
我們是互廣原野的子孫
我們是高峻山嶽的巨靈
大地滿載著浮沉的回憶
熒惑星出現，盤桓於我們花園的天頂上
有人披髮行歌：

予欲望魯兮
龜山蔽之
手無斧柯
奈龜山何

薰和的南風
解慍的南風
阜民財的南風

孟冬時分
耳語的時分
病的時分

大火燒炙著過去的澄明的日子
蔭道融和著過去的澄明的日子
我們對盆景而飲，折葦成笛
吹一節逃亡之歌

其三

君不見有人為後代子孫
追尋人類的原身嗎？
君不見有人從突降的瀑布
追尋山石之賦嗎？
君不見有人在銀槍搖響中
追尋郊禘之禮嗎？
對著江楓堤柳與詩魄的風和酒

遠遠有峭壁的語言，海洋的幽闊
和天空的高深。於是我們憶起：
一個泉源變作池沼
或滲入植物
或滲入人類
不在乎真實
不在乎玄默

我們只管走下石階吧，季候風
不在這秒鐘；天災早已過去
我們來推斷一個事故：仙桃與欲望
誰弄壞了天庭的道德，無聊
或談談白鼠傳奇性的魔力……

究竟在土斷川分的
絕崖上，在睥睨樑欂的石城上
我們就可了解世界嗎？

我們遊過
千花萬樹，遠水近灣
我們就可了解世界嗎？
我們一再經歷
四聲對仗之巧、平仄音韻之妙
我們就可了解世界嗎？

走上爭先恐後的公車，停在街頭
左顧右盼，等一隻蝴蝶
等一個無上的先知，等一個英豪
騎馬走過——

多少臉孔
多少名字
為群樹與建築所嘲弄
良朋幽邈
搔首延佇
夜 酒下一陣爽神的雨

逸——1960

寧靜之所在 一帆布的
發熱的感覺暗暗浮動
來復於默默的地板上
秋季從簷間突下
許多聲音未聞而聞
許多火焰未燃燒而燃燒
包圍之夜神秘了
亞熱帶的眼睛和視矚
秋季滑進寧靜之所在
房間沉入微濕空空的出神中
葉子簌簌自遙遠

絲絹沙沙溜過琵琶
我們於是走進雨天
濕的瀝瀝的雨
下降的孤單的雨
下降 下降下
下降 下降下
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日落後驟雨鞭打一個城市
激起淺水澤地間
一行白鷺
在日落後他們說我們將看到
太陽花雨簾蔽著
一亭子過去的明亮
戰爭時的低調

金風彎下麥田
飄起一流水的亮髮
帶著下降的調子
下 降 下 降下
白骨的雅頌
遙征遠伐的戰鼓和踩踏
湧來又去遠
帶著下降的調子
下 降 下 降下
(不知天之大白 如輪而來的
玄裳縞衣而來 門開處
臭豆腐的叫聲仍如昨日)

野花的故事

野花

在熊熊的炮火沉滅後

熱烈的開放

春雨把血水和仇恨

灌溉著

希望的根鬚

喊呼在廢墟破瓦中

隱約的迴響

痛苦

是犁翻的土地

在季節風中培養

山坡上

“野花紅似火！”

歌聲

一排一排的、麥浪

湧山頭

許多年後

鄉間的老人

在大榕樹下的石凳上

用許多藝術的形式去編述：

“炮火啊原是氣候的劇變！”

“仇恨啊原是爲了劇情的需要！”

慢條斯理的南音

把急驟的炮戰

唱得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好聽

聽眾們真好

把同情的淚

灑給敵友兩方全部陣亡的戰士

因爲他們說

死亡啊

死亡是無法更改的現實！

“炮火啊原是氣候的劇變！”

“仇恨啊原是爲了劇情的需要！”

聽眾們

隨著南音的起伏

搖盪激昂

而只有我這個不會真戲假做的聽眾

一口氣跑到山上採了一大叢野花

抱在懷裡

如抱著滿是血傷的士兵

凝立在山頭

“野花紅似火！”

歌聲

一排排的麥浪

悠揚的湧過

曉行大馬鎮以東

秋

滅入冰霜裡

冰霜壓草

草漸

稀

沒有戛戛的輪聲的

早晨

斜向

失徑的野地

忽覺

黃葉溢滿谷

谷口

溪

橋上

空架著

荒屋

一所

含在

遠

古

的

無聲裡

疏木接天

一株

冷冷的香

冷冷

薄冰

微

裂

猶聽見

山中

山外

穿流如注的

喧嚷

戰鼓

明

滅

或許是

泉聲若

有若

無

或許是

清輝的寒

顫

我們

不要去

驚動

那試步的

麋鹿。

台灣農村駐足

——1981

深夜的訪客

夜沉得更深了

依著桂花的香息

把小巷走完

到了土地廟

在大榕樹的側面

當井沿那些女子洗衣的笑聲

早已潮退盡去

我提起腳

偷偷的走到井邊
用最迅速的手勢
從井中
打出一桶瀝瀝閃閃的星星

無名的農舍

奮發的夏木裡
苔綠的瓦塊間
腐蝕的木門上
夢
是暴風雨
醒
是暴風雨

簫孔裡的流泉

鳥鳥鳥鳥
一片織得密不通風的鳥聲
隨著朝霞散開

透明
便肌膚似的
延伸起來

城市渺小了

最後一顆晨星淡滅

高山上
泉水穿入一支巨大的橫簫的體內
從簫孔裡
流出

紅木凝聽
溪石魔奏
山翠濃淺濃淺的伴著
入谷出谷
入雲出雲
雲魔奏

直到

瀑布一瀉

瀉入洗衣洗菜洗肉洗化學染料洗機身車身的
一片密不通風的馬達的人聲
人人人馬達人人人馬達人
響徹雲霄

松鳥的傳說

一

前行是雪
再前行也是雪
雪雪雪
一片揮刀不入的迷茫啊
我曝曬了太多南方太陽的羽翼
測不出寒冷的氣流
游離的方向。
白刺刺的冰晶的光裡
溫炙的時間
不明來歷的兵刃的相錯
洶湧的大河的氾濫
彷彿都沒入
不辨色澤的渾然裡。
我如何
能把記憶中的五嶽和瀟湘
配入這線路不明的地圖上？
況且，況且
我的羽翼已凝霜
逐漸的逐漸的
加重
教我如何
可以
拍動
下沉的
空氣
入
那
揮刀不入的
迷茫
追尋
那
凝結在
冰雪的時間裡的
孤松？

二

一隻凍寂的鳥
一棵凝結的松

萬壑沉寂
鳥鳴裹在冰雪的春心裡
松濤伏在記憶的果核中

聽 漁——1980

和王維〈鳥鳴澗〉

人間桂花落，
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
時鳴春澗中。

平展的
閒寂：
水面上
雲影
點隱點現
如花瓣
無聲
落
在冥沉沉的
黑夜裡
夜 靜
天 空
無人
看
無人
聽
殘燈
一一
滅去
沒有線
連
沒有邊
緣
深、廣
高、厚
都一樣
無法量度

在這黑色的零裡
突然
從山的子宮裡
躍出

§ 築 福 康 壽 園 §

一點
一塊
一半
一整圓的
光輝的
月
驚起
山峰
驚起
島嶼
驚起
漁船
一片
有板有眼的
漁鼓

一些催逼
一些飛騰
好一片
橫展的
生機

追 尋——1981

也許等待太久了
所有的浪遊都是一個圓
你說你知道
都要回到一個純真的起點
在春天，林木初綠
有猛獸出現
在深夜，暗水淙淙
有燐火浮游
你東出西入而失路
期望是
一絲不易看見的線
扭得好細好細
忽隱忽現
笛音拉得好長好長
向離別經年的
遙遠的起點
牽著你
每次你說：等待太久了

便把心的窗子打開
空氣突然充滿了土地的溫柔
那幸福的一刻彷彿已經來到
鳥兒像一束束的光
噴泉似的從樹中爆散開來
你奔前去擁抱它
而急急停住
你已經準備好了嗎？
參與了這一刻的融匯
然後呢，是分離與死
你突然哲學地
說：永久的幸福是
永久的追跡，依著
痛苦的羽翼……
在湧動的春天
在清澈的河水裡
兩岸桃花的影子間
有一些逡巡，有一些召喚
襲人的春寒裡是
你熟識的清香
那麼一絲柔細的清香
牽著你
由是你又把心的窗子打開……

出 關 入 關 有 感

——1981

河是界線嗎？
一葦渡之
山是界線嗎？
一鳥越之
空空無阻萬里無雲的天空
有雁南行有燕北飛
出去歸來
依太陽升而躍騰
依太陽落而歇止
天空是界線嗎？
目極無涯一展入天的大海
這邊有魚群逐潮汐而東去
那邊有魚群隨海浪而西來
大海，大海是界線嗎？

在港口，層層的關卡
在機場，反覆的查證

這已經不是有沒有翅膀的問題
這已經不是能不能潛泳的問題
這甚至不是語言與膚色的問題
這甚至不是風俗與傳統的問題
就是有這麼一條看不見的線
橫在那邊
這邊遠遠的站著一堆人焦躁地等待著
那邊遠遠的站著一堆人焦躁地等待著
君不見
正義者那麼慷慨激昂地
登高向八方疾呼：
“我們天生是自由人”嗎？

河是界線嗎？
山是界線嗎？
天空是界線嗎？
大海是界線嗎？

北 京——1981

風沙停了
你抖一抖帽子
爲我一指
兩旁銀杏般的大樹
護著一隊隊弓著身子的自行車
向長安街開過去
好長好闊的大街
你說：你看北京的綠化怎麼樣？
葉芽在餘塵中微顫著
一些爭相攀騰的現代建築的左面
一大片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的
無窗的矮泥屋你擠我擁地
蹲在那裡
耐心地蹲在那裡
醇味老酒那樣蹲在那裡
琉璃廠的古玩古畫那樣蹲在那裡
在劃得整齊的大路上
和遠不見眉目的天安門廣場上
在風和日麗的假期裡
誰不也哼上一兩句
振奮如天藍的歌曲
那怕是垃圾堆
也要放隻長如雲帶的風箏
風沙來的時候呢

防風林其實還沒有壯實
 那時嗎，你我
 你我還是摸入黑漆漆的曲折的胡同裡吧
 房子雖然是破舊了些
 卻是有溫暖
 有含蓄的詩那樣的溫暖……
 啊，對不起
 你剛剛問我什麼來著？
 綠化。綠化很好
 可以擋住塞外的風沙
 這，我完全相信

春 馳

杜鵑的花魂
 被關在
 瀝青路面的瑤公圳裡
 柳條的風姿
 搖曳在
 邈遠的記憶中

我們馳行在
 撲撲的新生南路上
 尋覓著
 思夢著
 迷茫中你我熟識的展紅與垂綠

台大古老的鐘聲
 隨著自行車悠然的輪轉
 跌宕到我們現在
 急迫的行程

距離
 像霧裡的年齡
 都是無從理辨的網線
 一點光
 偶然
 自微溫的過去亮起

紫藤一片花
 在車窗閃動
 我們馳行著
 在急燥的車聲中
 談論一種冷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感謝

詩 徒： \$60.00
 非 馬： \$16.00
 文 清： \$20.00

支持

談論一種熱
 如何在刻板的架構裡
 觸發一種跳躍
 一種怒放
 自感情湧溢的泉源
 在單調灰色的影子間
 在速度的追逐下
 如何去覓出那
 若即若離得而若失的語字
 在冷中
 讓它們緩緩地溫熱
 讓它們緩緩地著色……

杜鵑花魂低低的呼喚
 滅絕在車塵裡
 柳條細梳微扣的風姿
 失影在濃得不透明的陽光中
 我們馳行著
 向過去
 向將來
 那若明若暗的奔路

沉 淵

1
 在旋轉旋轉的黑牆下
 在無色無光的
 水的內裡
 比生命還要大的生命
 逐著海潮逐著時間
 把它們迫成一個
 逐漸緊縮的漩渦
 你我相擁成環
 以陰陽的威力
 敵住

那激濺萬里陷落千噸的海嘯
 相吸相引的環
 如是在生命的微隙裡
 維護著一種存在一種推向完整的生成
 如是在旋轉的黑牆下
 訴說著一種流行的傳奇

2

是什麼一種內在的爆炸
 腐爛的愚昧，狂野的知識
 在一夜之間
 讓緊縮的水漩把環迫裂
 而你啊
 就如此突然地
 被拋向
 我雙目無從觸及的漩沿
 在旋轉旋轉的沉黑下
 我的呼喊
 流離
 如急速消失的水沫之碎葉
 攀懸在不斷擴大的洪峰上
 浮而復沉
 沉而復浮
 你可聽見我
 被黑水屍布捲滅的呼喊
 浮沉在凌散的碎葉上
 你可看見
 我浮浮沉沉的手影
 從沉淵的絕底
 努力
 努力
 揮動
 伸向
 逐漸離開世界的漩沿？

■ 紀弦 致詩人隱地

好一個“乳房寂寞”！
我真的服了。
金句金句哪兒有？
這不就是了嗎。

詩人改行寫小說的，
天下多得很；
而小說家變成詩人的，
怕只有一個吧。

後記：(一)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世界副刊》上，讀到隱地的一首〈寂寞的方程式〉，為之擊節不置。於是馬上給他一信，表示由衷欽佩。(二)記得一九九三年我曾寫過一首〈寂寞的相對論〉，那是在看了《詩象》第二號上彭邦楨的一篇文章〈叩響詩中寂寞的真理之聲〉後有感而發的。老彭創辦《詩象》，年出一期，我和方思、秀陶全力支持。我這首詩，發表於《詩象》第三號，把我們四個人都寫了進去，非常的幽默。(三)廢名有一首〈街頭〉，也是以寂寞為主題的，我曾為文以讚美之。他寫得太好了！我認為，說它是中國新詩五四以來傑作中之傑作亦不為過。而凡是真正的詩人，無不懂得如何去“享受”寂寞的。廢名懂得。隱地懂得。秀陶、彭邦楨和我，也都懂。(四)此詩初稿於一九九六年三月二日，一九九六年七月二日，略加修改，覺得還算不壞，交《新大陸》發表。

■ 秋原 記憶中的抽屜 ——致 Vinh

你寄給我的明信片收到了。可是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收信的人。因為你是寄給你記憶中的那個我。而那個人，多年來一直都飄忽不定，而且像跟我捉迷藏似的，要找到他實在不容易。

那個人本來是住在我記憶的抽屜裡。有一段日子，我在抽屜以外的世界受了傷或者失落什麼的時候，我總愛拉開我記憶的抽屜，然後躡進抽屜裡。在它裡面，我看到那個人，看到你，還有我們那個城市。還看到可倫布公園的河邊的落日如何變成入夜後的燈光。我也聽到70年代的那些歌曲，甚至更嚐到黎利大道咖啡座裡既苦又甜的咖啡。也看到有歷史中的血和淚。每次躡進抽屜裡就是一個失眠的晚上。躡出來卻是三十年後美國的另一個早晨。但是後來卻出了問題，因為我每次拉開抽屜，它都呼呼的叫痛，而且拉開它的次數愈多，它的呼痛愈增加。到後來它簡直像一只殘舊而容易受傷的火柴盒，只要一碰觸，它便頻頻呼痛，顯得痛楚不堪。我終於忍不了心。所以有一段很長的日子，我再也不去碰它。甚至要把它忘掉；包括抽屜裡的那個人。

可是，那個人似乎並沒有忘記我。在我幾乎把他完全忘掉時，他卻不知打從什麼時候走出了

抽屜，出現在我的生活裡。我梳洗的時候，他出其不意地出現在鏡子裡，雖然面容有點模糊，待我要看清點，他卻掉頭而去。我看電視的時候，尤其是關於越南的新聞，他也驚鴻一瞥地在螢光幕上出現。我偶然和一兩個老朋友通電話時，居然聽到他的聲音。甚至有時候他來到我夢中叩門，開門時只見到他熟悉而陌生的背影剛消失在時間的長廊上。多年來那個人一直飄忽不定的出現，而又有有意無意地不跟我打個正面。

收到你的明信片那天，我便想到要找那個人。於是我又硬起心腸再拉開我記憶的抽屜。如今它上面蓋上了一層塵垢。顯得更加繃緊。我小心翼翼地，又多花了一些力才把它拉開。然而它還是呼呼叫痛。我看到裡面一切如昔。不過有的已經開始模糊，有的卻清晰如初。單單那個人卻不知所蹤。其實我早就料到他已不住在抽屜裡了。

最近我一直在打探那個人的下落。終於給我查出他剛剛又在加州出現。於是我決定到加州找他。這一次我走的很堅決，我帶了一大堆的行李，其中包括我記憶的抽屜。

1996初春費城初稿
1996仲夏加州定稿

■ 陳本銘

貓及其他

滿挽的
弩 閃瞬的弧度
越過牆 以及
光的差距
最終的完美
在於把探燈
關上
黑 歸還於
完整
濃夜

1995年6月25日清晨加州

釋詩

餐桌上 倒持著瓶子
鹽花在高距離
的陽光滑柱裡爭先恐後
落入茶盅
一分鐘後 他對圍坐的人
說
這是時間

纔剛完成的一個自我
阿門

1994年元月一日

■ 伊沙 磁卡

吹簫的人

那人是一個紙人坐在河岸吹簫
夜色籠罩簫聲是沒有的
你聽到的是大風起兮

太空探秘

地球在誰人胯下誰人襠中
既然它是人體貯存生殖器基因的倉庫
那麼與之對應的另一個居於何處

九六年寄自西安

■ 張國治

你是一種古老 愛的語言

亞熱帶島的子夜
我以豐沛的愛意書寫你
空氣中，彷彿你已幻化成一座空谷
傳來沁鼻的淡淡馥香
有一種循著曲折小徑
欲前往探幽的謹慎心情

隔著一些濃霧、一些藤蔓、甚至一些
荊棘微刺，匍匐你曲線的花香吻頸
讓我撩撥你華髮叢林滋長的流蘇
向耳畔環墜的美麗等待輕輕咬烙
沿循你花蕾艷紅唇間吐露的幽香
粉頰花瓣泛出的風月痴情萬種
顛顛危危去露宿你眼睫上的星宿
空氣中，彷彿醞釀一次陽光風暴
羊齒植物原生帶的香調釋放擴張
有一種狂野的旋律兀自不安浮動
我任性攀附你搖搖欲墜的臂膀
恣意糾結成一束共生的蔦蘿
吸吮你雙腕滲漏的水滴
伸手去探視一口清澈植滿香草的水井
從你柔軟雙谷循漸散佈的芳郁美好
閱讀你原始而迷離的無垠愛意

你是愛與美調理儲釀罐裝的鼻息
讓我無所逃遁，無從撒離
良夜將我完整的心跳推向你
你是，你是一種古老愛的語言
讓我無法書寫眉批的複合文體

九六年寄自台北

■ 遠方 海邊行

海風

到底是高僧的梵唱
如醍醐灌頂
昏昏然似我
竟也生出
跳離是非三界
皈依我佛的神往

落日

烏雲剛撤離海平線
落日及時到位
有人歡呼——
老天開眼了

防波堤

一手牽著詩
一手牽著散文
鎮靜自若地
往前走

海岸

嵯峨的崖岸
崢嶸的礁石
是部小說
平軟的沙灘
是篇報告文學
而浪花
才是不朽的詩章

潮汐

潮汐是地球的脈搏
月亮則是
體外心臟起搏器
我們可憐的母親
患有先天性
心力衰竭

航標燈

我怕驚濤駭浪
更懼怕無邊的寂寞
祇是在宿命
用宿命的類比
去喚起殘餘的勇氣
期待成就感

■ 謝海峯 搖一個電話給月亮

——寫給加拿大的愛妻吳麗梅

我們的眼睛是霜華
望冷著蓋頂上面的鴛鴦瓦
如果冷冷也是一種美
我要搖一個電話給月亮
請他照亮著一份冷冷靜靜的愛情

月亮從玉盤缺成破鏡
卻又從破鏡中合滿了西樓
所以我忍不住搖一個電話給月亮
用一首透明的爽口的月情詩
去搖一個電話給月亮

冷是一種潔白，讓我摘一朵不凋的白蓮
去搖一個電話上青天
如果月亮有腳地經雪鄉回來
今夜的月色盡是一襲襲撲面的雪香
在鴛鴦瓦冷裡，冷冷著另一種美

九四年九月越南瀆毛

■ 李斐 多采的十月

十月，紐約華埠，旗幟刺痛了眼
十月，在新英畲，楓葉被疼壞了
柯林頓總統御駕康州為明年親民
演詞堂皇音節優雅如吹色土風
我押他白宮繼續連莊子寶
不信？來搏一樽青島啤酒
因為他假得自然
因為他笑得甜美
代表流行的理性主義
當理想主義送進當舖
我不過是個無國籍移民
無家無泥土感被政治鬧了的浪子
秋風吹涼了心腔秋雨打濕了腳板
所以胡言自囈在旗幟飄飄的十月

九五年十月十五日新英畲

■周正光

茶之斷想

泡一壺茶
味自己的半生

初飲
很淡，很淡
只有那團水汽
朦朧，如少時的身影
一飄就不見了
再斟
杯中暮色漸深
無星無月
真有一叢花在爲我搖曳嗎
就跟著那縷幽香
從杯內一直追出杯外
意猶未盡，已屆中年
剩下來的日子全在壺裡
——淺淺的，越來越苦澀了

且將壺提向高處
讓水點滴而下
側耳
聽故里的清泉
聽昔時夜讀
伴我，有一檐春雨的繁響
聽
落葉樓頭，相對時的唏噓
臨別的叮嚀
無奈的歲月
去也不是，留也不是
聽時鐘滴滴答答地響
——遂將壺放下
再聽，也是了無意義的單音

倘有誰在壺底燃一把火
冷卻的日子或者會翻滾成濤
那失去的童心呵
就再爲你跳動

九六年寄自密西西比河畔

■蕭麗芳

願望

赤道

於我 你是一種奢想
再凶的雨
也無法下成雪

從現在開始
不要再觸及愛
任何有關的情也不要提
只純粹地 乾淨地
在風中看風 雨中聽雨
無風無雨的時候 睡覺
我宣佈

沒有回應 沒有抗議
沒有任何人
我滿意地坐下
坐在人類的願望上面
坐在那些未被徵求同意即生下的
人類的願望上面

自古成功在嘗試

上帝遭遇了不測
在遠古的第一場征戰之前
華陀束手 沉思
並非無能對症
只是那天上山採藥
眼看要到了
山丘瞬間夷平 綠野杳然
連那株最後的還魂草
也晉身高級禮品屋的押花系列中

試試核輻射如何？上帝

蟑螂親暱地自窗口探問
觸鬚把天花板掀了開來

良心

如果說 我把它弄丟了 不要緊吧 請
請不要用這樣的眼神看我 我只是無法
忍受它擅自增加砝碼 蠻橫地榨壓伙伴
仍厚顏自詡 終於 我趁它熟睡 悄悄
掏了出來 肥了鄰家的狗

九六年寄自馬來西亞

■ 達文 旁觀者說

有雲的時候
人們總愛看天
那陰沉沉（大概是空蕩蕩）的蒸汽團背面
究竟有什麼值得
這麼多的眼睛圓睜著
像渴望交尾的魚

一張巨掌
仁慈地覆蓋一切
承受地面任何煙塵
我始終沒走向所謂莫測的深處
一縷陽光偶然漏出
羽毛般撩撥著誰

雲走了
熾烈的天空下
我們都抬不起頭
各自垂著的褐黃葉子
到黑得透明的風色中
沒有懊悔我們還能是誰

不僅僅是風起

做愛累了的夜
窗總會忘了關的
睡夢爬到屋頂上
從天空停一條尾巴固定不羈的靈魂
浮雲飄渺 游不出的框框依然還是宇宙
肺部呼嘯的憂鬱酸氣始終孕育梅雨

被釘子鎖住形狀的不僅僅是影子
燈光滋潤的汗毛白天也會生長
每一陣痛快之後人類和夢而睡
讓床以鐵被鍛打的速度延展成爲地面
所有的土壤將把青草點燃
棉被和衣裳灰煙散盡鋪厚我們的皮膚

■ 斯冰 多色綠的構築

從暗濃的夜色撞進來
絆倒在深深淺淺
你田田的荷幅裡

典雅的大廳中
一匹巨大的綠高懸
WOW——
第一眼就捂住我情不自禁的驚呼
然後以清涼垂覆
我神往的魂魄

陽光和燈光掩映
葉葉迥異的綠交錯
你 怎能夠用同一的色澤
把湖景深起來
荷葉一傘傘地立體開去
而靈氣在其間
逼住我幽邃的呼吸
像你的詩——我的鍾愛

在詩的疆域
我遇到一些觸及我心的行者
那些名字已成爲塑刻
在我心的殿宇
你的詩 你的畫
你 都在其中
一座覆蓋的
多色綠的構築
磐立在

我仰目之上
我記憶之上

後記：詩人張錯家中，典雅的大廳壁上，高懸
席慕容的巨幅：〈荷〉。那種綠的運用，簡直把
一個湖和一湖的荷全都搬進屋子裡去了。

九六年五月加州

■ 高成鵬

早安！上海

打從步出機門

名叫興奮的小精靈就牽著我的腦神經蹦蹦
為著安撫就順著祂一骨碌自床上跳起
跑出去招手向著久違的此地晨曦

“嗨！早安上海，早安！祖國的第一大港，
早安！祖國開向世界的大櫥窗”

當路燈仍然射出沿罩邊的昏黃

周圍是一圈霧靄騰騰

鬧鐘們則開始彼此呼應地充當了趕夢殺手

於是，這大片羅列著的

同型六層蜂巢式公寓就撼動了起來

全體惺腦忪眼的都迫得交給褥蓆捲藏

而就上场了水聲、鍋鏟聲、孩子聲的噪音大匯奏
直奏到工蜂們都飛出了巢

周圍的深暗漸變淺灰

大地沉潛著一層糊狀黏膠

我看得億萬碳酸氣分子掙扎著要跑

樹苗列隊努力地伸腰也只亭亭五尺

這該是新社區為何只招徠螟蛾

卻吸引不來一隻晨鳥歌唱

遠處大道傳來隆隆車潮

車喇叭尖過虎嘯而群虎正為財利穿隙逐鬥

默默地是潮流底部的腳踏車族

兩腳同上下踏出同一步調

多莊嚴的早操隊伍合演一齣主流的交響

周圍的晦暗變得灰白

東方呈現出一幕魚肚色

孫子們拉著祖母們衝出來放風

吹肥皂泡泡的新遊戲

要同街口驗車內胎泡泡的個體戶比比高

多溫馨的小水槽

找洞補漏的膠液怪味又喚回我遙遠的少年

接著來的是他們拉扯老祖母往城隍廟

棉花糖、烤地瓜、糖葫蘆、炒栗子都是當年難得嚐

周圍的霧靄從灰白變得淺亮

■ 冬夢

喝

一個雕花的杯子

一片極品的茶葉

盛載浮沉

多少的重重心事

茶

輕輕捧杯而飲

誰理會你

滿口甘香苦澀的

感覺

疑

天是白／髮是黑

天是黑／髮是白

惑

何必要我苦苦辨識

白也是天／黑也是髮

黑也是天／白也是髮

九五年十二月寄自香港

一面橘色圓盤傻傻地在東方坐起

自遠而近地有擴音器的呼喝聲飄起

“收買舊電視、冰箱、舊收音機囉！有廢鐵器賣麼”

改革了的舊行業配上了新器備

哦！電擴音器可更響亮的喊出多棒的開放

而這鐵字真像飛鎚猛然向我腦門一擊

就隱約聽到當年大煉鋼鐵的鑼聲噹噹

剎那間令人慄慄發抖

直到虹橋起飛的民航機從上空收走了緊張

周圍仍是說亮不白的

肯定又是個載負一夏鬱結霧靄的白天

空氣黏到可以躡我以棧道引上浦東大橋

東天的橘色圓盤呆呆的

螟蛾的飛翅悄悄的

眾蜂巢樓默默的

漸漸的

我們不必列啦啦隊齊唱〈東方紅〉

那橘色圓盤就冉冉地自動變紅了。

後記：八年後又重遊上海，逗留七日僅記下該時印象。

■ 黃美之 訪海濱環保人

海霧迷濛
浪聲如罄
茅棚
哲學曉夢

逃出了金權污染輪迴
來到這鹽寮淨土
目迎目送朝夕曦霞
海鷗圈點點匆匆
大志未能補天
也總算一番了悟

爲何今日人去樓空
人間煙火難棄
投票去也
又是一番紅塵

突來了一群女子
大膽如歌蒂娜
將那常見報的芳名
大筆揮寫在
過客簿上
藍藍的天
白白的雲
捉狹的笑語
和攪 拍岸的海濤
竟成了撒野的歌聲
而後
拍土揚塵而去
敬惜水 紙
這淨土一戒
真酷冷

九六年加州

■ 白狄兒

歷盡凡世種種
惟獨未嘗死亡
愛倫坡寫了
胡丁尼試了
三島由紀夫做了

死亡幻象曲

死亡罩在駭人的黑紗裡
需要水晶的布局來射製彩虹
隱藏的神秘
方能由每道色輪綻放光芒
啊，燦爛的完結！

如此不健康的激情
誘引我遊走在
一個 沒有度數的空間
一個 陰陽交錯的朦朧界

我這般的異於常人
連被我治療的精神醫生
都呈露瘋狂
我遂爲他開了一個藥方
一個“放棄做人”的藥方
可是 我卻服了
就如此了結

在“皇后”悲涼的
“狂想詩曲”樂聲中
我嚙下最後一口人生
結束了整個世界

在無邊的 空洞 中
哭泣得到 安息
但 極端的意識
還是無法被超越

我曾在紫玫瑰叢裡
尋覓靛青的大海
一切都明白了
揭開黑紗的秘密
生存
祇是死亡的幻象

作者註：愛倫坡(A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國早期的神祕小說家和詩人。胡丁尼(Harry Houdini 1874-1926)，美國早期的幻象大師。皇后(Queen)，一個融合古典和搖滾的英國籍音樂團體。〈狂想詩曲〉(Rhapsody)是該樂團的經典之作。

■ 楊平 假 日

原以為會很高興的迎接這一切——
信仰、懺悔、與讚美詩
卻並不

指甲戮著掌心
禱聲如頭顱的起落
一片殘葉
腦袋空白時一片燦亮的黃葉
不知從教堂這頭
抑是對街的小麵攤
飄來……

雲自在的遊著。
雲。鳥。哈欠。還有蠟燭和花紋玻璃窗。
還有那些年輕人
（宛若天使的穿著白上衣，整齊坐成兩排）
——鐘聲沉沉響起

……自覺無助的躲進一家寵物店
一間食品屋
最後是百貨公司的電影院
“當然，溫尼，當然……”
心神甫定的 突然意識到銀幕上的女孩語調輕柔的
有若羽毛
眼波溢得出水：
“溫尼……”
不覺間陶醉在那一縷逆光下漂亮的
長髮
 長頸
 長腿
 和，幾乎是濃濁的寂靜裡……

人聲
沸水般紛嚷起來。

“爲什麼——”
散場時一群女郎吱吱喳喳著：
爲什麼溫尼這麼善良這麼優而她
金髮美膚包裹的居然是一顆魔鬼的心？

冷風吹過。
粗暴的剎車聲一響——
啊：天已夜了
有人拍手，有人
面色灰敗

後記：自亞當失樂園後，人便分成兩種——一種是樂觀的，無處不是樂園（拍手）；一種是悲觀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面色灰敗）其實……銀幕上的女孩不但語調輕柔得有若羽毛，還有一頭長髮，一隻長頸，一雙令人犯罪的美腿……阿門！

96年寄自台北

■ 陳畑子 讀 唇

我把你的唇讀成太陽
張著的 是日出
閉著的 是日落
只有火熱的太陽
能把我的淚吻乾
……
縱使不能成爲一片天
我也要化作一朵雲
偎依在你的身旁
那時
你微張微閉的唇啊
就是雲中半隱半露的太陽

96/4寄自江西景德鎮

· 回答以金屬聲

海上

經歷猿的熱戀 少女從野獸中
臨摹著 林中有原始的果酒
植物醉得變成胡說的先知
褪掉了獸毛的肢體開始生鏽
痛苦是鐵的爭端

即使是最形而上的呼吸
沒有銅做的紅塵
動物們就不遵守相互撕吞的規則
使少女愛上了雄鷹 她和它
以銅的重量致注目禮

猿睡在少女的岩畫裡
岩洞外面的瘟疫的世界上 錫與鉛
產下了一群群星卵

沒有金屬集體創造的雷聲
少女根本不知道
岩畫上少畫了一個
被埋葬過一萬次以後從地獄逃到
思想的精液沸沸的太陽

95年寄自長沙

藍戰士。從古典音樂開始

我從邊緣步進
古典音樂的門檻
水便開始淹沒雙腳

河流過的是什麼
是我一生的花朵啊

開滿清淡的人生
讓我辛勤地採摘
艱苦的深入
藍精靈般蕩漾
只有雙足
牢牢地植根水底

在傾聽的日子
四肢植物般瘋長
雙腳插入泥土成爲根
發達健碩地舒展
雙手穿過水面成爲枝
向上茂盛地生長
我的頭腦是一枝獨秀的花

在水中央
身軀純淨如荷
在水之上
思想純粹如風

飄過的是什麼
是我通體透明的靈魂啊

96年寄自廣東恩平

劉大興 意境小詩

破壞

破壞是一種重新的建築
在城市的縫隙裡
曾經的輝煌 只是
一片廢墟

崛起的高樓 有多少
棲息的小巢 陽光遠走
身邊的瓦礫 開在牆上的
花朵 使滿目瘡痍的日子
瀾漫著馨香

搖月

在這個靜靜的夜晚
月光的河流 泛起點點
飛翔的漿聲

一切都熄滅了 只有人
像一盞燈一樣亮著
貼著水的皮膚
一條小船 載著月光
從此岸 搖到彼岸

浣

水淋淋的女子
彎腰站在杵聲裡
擰乾手中的河流

被河水收藏的女子
漂洗自己的影子
濕漉漉的心情
懸掛在明媚的
陽光裡

西語系散文詩(三)

◎秀陶譯

璜·拉芒·希門內茲(Juan Ramon Jiménez, 1881-1958)出生於西班牙南部安達魯西亞地區。1956年諾貝爾獎得主。散文詩作甚豐。《新婚者日記》(1917)、《整體》(1925)、《給孩子們的韻及散文詩》(1936)等。名作《小白驢與我》五〇年代末台灣曾有中譯本，甚為感人。西班牙內戰時，希氏遷居波多黎各，後曾住美國及古巴等處，直至1958年去世。

塞維爾的花匠

在塞維爾，在犬納，在瓜達費伐河上的一個漂亮的花園中，在夜鶯街（這樣指明並不多餘，因為這兒真實的巧合是太多了）自院中可見到太陽照在拉·哈納德教堂，照在自暗綠中升起的淺紅火焰之尖頂上。市場上的那個花匠是個高大而敏感的人，在市上出售他在暖房中精心培育的花及盆栽等。他愛每朵花及每一鉢盆栽。彷彿它們都是女子或者稚嫩的孩子一樣，本來就是花兒草兒的家庭嘛！現在卻要出賣它們，讓它們離去，自他剝奪掉它們，這成本真是太高了。這種精神上的鬥爭（每天都發生）現在就發生在一盆繡球花上。

有人來買，他考慮、遲疑了一陣子之後，方才有條件地讓步。他堅持出賣的條件是：由他來照顧。花搬走了。多天以來，花匠都去新主人家照顧它。他取下枯葉，他澆水，他加一點或減一點泥土，他安排主莖。在他離去之前，又逗留不走，教人怎樣照顧。“得像這樣澆水，不可那樣澆。陽光得從這邊來，而且，當心，太太，露水這裡同那裡都太多了。”

主人開始厭倦了他的造訪，“行了，行了，別耽心，下個月再見，等等。”於是花匠便來得稀了。不過仍然來，只是不進去吧了。他在街上經過，自前門看看繡球花叢，或者儘快地進去，找一個藉口遮掩自己的難為情，“我買了一個噴壺，這樣你澆水方便一點。”或者“我忘記了一片鐵網。”或者別的什麼。就是以這樣的藉口他得以接近“他的”繡球花。

最後，有一天他又來了，宣稱：“如果你不要我來照顧它，我現在要把它帶回家去了。說吧，我欠你多少？”他捧起那盆藍鉢中滿是淺紅的繡球花，抱在懷裡，彷彿抱著一個女孩子一樣地走了。

月亮

紐約·四月廿三日

給阿方索·瑞伊士

百老匯。傍晚。廣告牌上的那些色彩使人頭暈。新的星座：豬，綠色的，一邊跳舞一邊揮動草帽，左左右右地打招呼；瓶子，紅色的塞子爆出一聲啞然的聲響，對著天上有眼有嘴的太陽；電動的襪子獨自狂舞著，彷彿一隻自大蜥蜴砍下的尾巴；蘇格蘭人陳列並傾倒他的威士忌，以他白色的反光；泉水，淺紅的、橙黃的水蛇般地洒下，經過山丘及谷地搖動的明暗，結合了金同鐵（糾合了一股飛洒的光及一股黑暗……）；書，一亮一熄地，催眠了它的主人；那船每次亮起時，風帆都投向監獄，黑暗時立即攔淺……而……

月亮！看吧！望向河上兩棟高樓之間，在紅色低八度處，你不見麼？等一下，看吧！不……那是月亮或僅是月亮的廣告？

簡論散文詩

◎秀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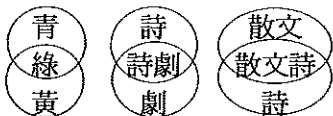
散文不是要來高聲朗誦而應在晚間獨自閱讀。……散文是陌生者之間長遠的親密，無需直接訴求於諸人的共識。它應緩慢地呈現出不曾表現過的感情，最後應自石中抽出眼淚。

——Henry Green "Pack my bag"

在所有的文學類型(Genre)中

，從沒有一個文類比散文詩引起更多的混亂、誤解同爭執了。時至今日的詩壇，對散文詩仍然缺乏清晰的瞭解。也正由於種種的誤解，乃至產生了各各不同的論斷，形形色色，略可列舉如下：

A. 散文詩是散文（一種文類，如隨筆、小品、美文等是）及詩的混合體。此一誤解可說是其來有自。從民初以來有數的幾篇討論散文詩的文章中，最早的一篇，作者署名西諦，亦即鄭振鐸所寫，發表於《文學旬刊》第四號。文中闡明了寫詩不必用韻文，確立了散文（文體）也可以用來寫詩。然而鄭文猶未就散文詩加以界說。乃至不久之後又有滕固君同名之文章出現。滕文畫出了三個圖解，引黃色加青色而成綠色，來解說詩加散文（文類）便成為散文詩，清楚地顯露了錯誤之所在。滕文的圖解如下：



這一錯便錯了幾十年。因為散文詩根本就不是一個混合體，散文詩只是一個新興的文類，一個暫可以定義為“散文詩(Poème en Prose, Prose Poem)乃是以散文

文體作為工具所寫的詩。”此處之所以強調散文文體(Style)是相對於韻文(Verse)而言者。其原因是一向以來詩都是以韻文寫成。所以如果一定要圖解的話，則可繪之如下：



當然文學一道鮮有能這樣簡明地一刀切的，常常是有原則必有例外，法詩人昂德海丟布鞋(André Du Bouchet)就常在一首詩內韻、散文混用，當然只能算是例外了。

B. 也有人認為在寫小品文、隨筆等文章時，盡量地採用優美的辭藻，行文力求美化，這樣的作品便是散文詩了。朋友曾送我一本《世界散文詩作家》的小冊子，全本近一百頁多是這類作品。散文詩如採這樣的寫作方法真是緣木求魚了。由於這種錯誤的觀念，產生不出真正的散文詩，同台北有一陣子流行的另一種錯誤的觀念有異曲同工之妙。台灣也不知起自何人，認為散文詩一定要有驚心的效果，不能驚心不算得是散文詩。驚心者七百三十一種效果之一而已，何必棄七百三十種不理而僅求驚心一味？乃至康莊的散文詩鑽進了牛角尖，若干年都爬不出來。

C. 有人認為今日的新詩全都是散文寫成，何必再有散文詩韻文詩之分？如果硬要分的話，不如僅就書寫或印刷時排列之不同而分為分行詩、分段詩罷了。這種錯誤可能是所有錯誤中最荒唐、最粗心大意，在世界詩壇上最丟臉的錯誤了。

首先，今日中國之新詩真的是沒有韻文麼？真的全是散文寫就的麼？且看老詩人紀弦寫於一九八七年的作品吧：

將起舞

想當初，李白喝得醉醺醺的，掛一輪明月之勳章，招搖過市於古長安，而在東瀛芭蕉則縱身一躍而入於古池，使發出撲通的一聲——那多美

有趣的是貧窮的愛倫·坡化作一只大鴉飛向歐洲，然後又被山姆大叔捉將回來，乃造成可憐的阿保里奈爾因名畫失竊而備嘗鐵窗之苦。

於是到了二十世紀，今天，在我們的寶島，眾星熠熠，倘若有誰高歌一曲大虛無，余亦將擁檳榔樹而起舞。

且不說嚴謹的格律，且不說它變體的商籟形式，其為自由韻文自無疑義。第一個Strophe末用韻腳，第二個Strophe最後兩行的“爾”、“苦”，而後的“島”、“耀”、“無”、“舞”都是明證。

西詩之逐行排列，其理甚顯。這樣的作品如果不逐行分開來排可以麼？

另一位自由韻文大師要算余光中了。余氏曾作過自我嚴格的訓練，有時逐行的字數都有講究，我曾讀過他對今人作品所發之感嘆，大意為今人所寫之韻文詩，不講求聲調、平仄，所寫的都是“啞詩”。

茲抄余氏短詩一首以證所言非虛，其實就余氏多年的作品而言，將散文分行排列的情形尚未曾見也。

聽瓶記

一直以爲全世界所有的瓶
都是空的，無所用心
直到有一天俯向瓶口
驚聞全世界所有的聲音
都在瓶底迴蕩又迴蕩
聽不厭，隱隱渾圓的妙響
亦如我心底澄澈的寧靜
原是舉世滔滔
逆耳旋來的千般噪音

此詩收於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與永恆拔河》中。幾乎逐行押韻。這樣的韻文作品也能拿來像小說一樣去排版麼？

再看鄭愁予的一首短詩吧：

裸的先知

與一艘郵輪同裸於熱帶的海灣
那鋼鐵動物的好看的肌膚
被春天刺了些綠色的紋身
我記得，而我什麼都沒穿
(連紋身都沒有)

如果不是一些鳳凰木的陰影
我會被長羽毛的海鳥羞死

我那時，正是個被擲的水手
因我割了所有旅人的影子用以釀酒

(那些偽蓋著下肢的過客
爲了留下滿世的子女？)

啊，當春來，飲著那

飲著那酒的我的裸體便美成一
支紅珊瑚

請看這十三行作品中一連串交錯的韻吧，其安排頗費心機，錯落有致，初唸或僅覺得動聽，細尋之下方知“灣”、“穿”；“物”、“膚”；“身”、“影”；“有”、“手”、“酒”；“死”、“時”；“客”、“來”；“女”、“瑚”。有時隔一行，有時隔兩行，交錯出現，美不勝

收。

要證明一下作品爲韻文，最簡便的當如以上我所引的例子，其中皆有顯明的韻腳。其實韻文約分三種，即：1. 嚴格的韻文(Verse)；2. 自由韻文(Free Verse)；3. 無韻韻文(Blank Verse)。前兩類皆易了解，唯第三種需略作說明。

無韻韻文一般指彌爾頓《失樂園》的文體。彌氏在該作品之前言中自稱爲“英式史詩無韻韻文……”(English Heroic Verse, Without Rime……)。後人中R·佛洛斯特也愛用之。除無尾韻而外，一切仍遵韻文之規則，如抑揚、節奏等之講究仍不可費。

中文一字一音，略無輕重音之分。如求節奏整齊，則每行字數勢必固定下來而成爲眾人譏笑的豆腐乾體了。然而一個既無韻而字數又不一的文體，我稱之爲無韻韻文，必定引起爭論。然而新詩裡有沒有無韻韻文一體呢？當然有。

最清楚的例子莫過於痠弦的詩了。他的文字常有人說是“甜”，唸來舒服，同輩詩人中少有出其右者。一九五五年以前之詩作，常有清楚之韻腳。如：〈我是一句靜美的小花〉(1953)；〈下午〉(1954)；〈瓶〉(1955)等篇皆是。一九五五以後的詩作不再用韻了，然而遣詞用字、造句語法仍是他一貫的“甜”、“舒服”。說他一九五五年以前的文體是自由韻文，說他一九五五年以後的是無韻韻文誰曰不宜？不然唸唸他的〈乞丐〉，他的〈如歌的行板〉便是明證。

台灣詩壇一度曾過於急進，不分青紅皂白地摒棄韻腳、廢韻文，認爲用韻便不夠現代，真是不智。其實文體就只是“韻”、“散”兩種，不取甲便取乙，視各人之基本訓練；內容之需要；習

慣上之喜好而採用吧了。原未有新、舊、高下之分。

隨手拿起1995年12月出版的台灣詩學季刊第13期，內登余光中的〈悲來日〉，蘇紹連的〈窟〉，尹玲的〈握〉、〈水〉，林廣的〈筆〉，向明的〈馳〉，蕭蕭的〈見跡第二〉等篇，皆屬清清楚楚的自由韻文體，皆有散置的韻腳。當然此處所謂韻並非古韻譜所列，而像今人的口語也。今人用今韻，民初諸家如朱光潛、錢玄同等人皆有論及。

詩藝一道，古今中外，一直便有人要破除約束，也有人要增加約束。破除者說是好讓思想自由奔馳；約束者說是有了規矩束縛才能顯出一己的技藝。二者一直爭論不休，二者皆有佳作問世，二者也皆有不堪一讀的劣作。要之詩之好壞，另有所本，不在於韻文之束縛，散文之自由也。一九二六年R·M·里爾克去世之前，終生都是用韻文寫詩。距波特萊爾及韓波等人以散文寫詩，已是四、五十年之後了。距另一部馬克斯·夏可白(Max Jacob)的經典散文詩作〈假杯〉(Le Cornet À Dés)之出版也有十年之久。然而至今不見有人說里氏不敏於潮流、不新、落伍。

立意以散文寫詩，或屬一創舉，然而散文作爲書寫之工具不知幾千百年矣，所以工具仍然是舊工具只是用途新而已。

今日之詩壇仍是“韻”、“散”並存的時代，嚴格的韻文作品，逐行有韻，字數整齊的詩已經少見了。自由韻文及無韻韻文的作品則所在多有。如上所言，無韻韻文或不易折人，且不舉例。僅就自由韻文而言，一詩之中有清楚的散置數韻的作品，且取一九九五年五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紀弦精品》一書而言，全書收詩人自一九二九年一

九九三年的作品二〇八首，其中有一定的格律的如商籟體（商籟體自離開意大利後變體甚多，不限於原來的八行一個Strophe加上六行一個Strophe而已，沙士比亞便有十四行一個整體不分Strophe的。另外也有七加七的，也有六六二的不一而足。紀弦此書有五四五形的，有四二六二形的，也有五五四的。）有整齊的四行一個Stanza，全詩不亂的；有兩行兩行所謂Couplet的；有作日式俳句以五、七、五字一首的。其中清楚地有韻腳的作品共七十二首，佔三分之一強。

紀弦是一向標榜用散文寫詩的詩人，二〇八首作品中仍然有七十二首免不了要以韻文出之，可見由於內容需要而不得不因應地使用韻文，而且這些韻文作品自三〇年代的“四行小唱”一直連綿不斷地進入九〇年代，如〈人類的二分法〉（1993），逐年都有，可見韻文與詩是不易那末斷緣的。

所有上述，僅不過在證明今日詩的語言，並非全是散文體，也並非全是分行的散文。所以韻文分行，散文分段，仍屬必要。不可以質質然不理文體而隨意排列也。粗心的人一見字數不齊，不是四言、五言或七言，又無尾韻，非散文而何？當然今日新詩正如余光中慨嘆的“啞詩”、分行的散文、乃至文句都不通的劣作充斥。但我們總不能因為粗糙的劣詩便要改變原來正確的分法去將就它們，去取消韻文散文之分別吧。

欲將“韻文”同“散文”之分別弄得更清楚一點，且先看韻文有些什麼特性：

A. 尾韻、字數整齊：舊詩的五、七言且不說了，民初開始的新詩一度也有過整齊的豆腐干體，有時甚且調理其平仄。又因

為外文詩中有所謂的韻律或拍子(Metre)中文無輕重音之分，但相應的也應該理好其中的頓，所謂頓是因為中文中較少有一字成詞的，一詞多由二字或三、四字組成，有時加上形容詞或副詞便成為一個不可分的詞組，這樣便產生了頓。理好平仄，排好頓，這種程式便是所謂的韻文化了的(Versified)文體。自六朝人沈約撰四聲譜，至唐又歸納為平仄，於是對於一字之聲調，平仄的講求便成為詩人不可或缺的能力。一般人包括筆者對於平仄不夠敏感，自是無從講究。一九八八年一個深夜，在愁予家中，承贈《刺繡的歌謠》並輕誦數篇他的作品，方知對於平仄他是非常講究的。多人愛讀他的詩豈是無理麼？

B. 用字典雅：外文中有所謂詩用語，該等詞字自為日常用語中罕見者。中文雖未有這樣一類詞字，但五、六十年代也有少數新詩人力求典雅，如水邊寫作水湄，蝴蝶寫作蛺蝶，即是這方面的努力。過火者又加上一點佛，刷上一抹禪，誓死把詩文弄成不食人間煙火的味則屬末流了。

C. 文法上的破格：說話作文章都得依文法從事，否則意義交待不清，易生誤會。然而詩用的韻文一有機會便要破格：

春風又“綠”江南岸——形容詞成了動詞。

風綻雨“肥”梅——形容詞變了動詞。

五月榴花“照”眼明——動詞變了副詞。

這些還算是小兒科的。下面一則：

香稻啄餘鸚鵡粒——主詞及受

詞皆亂置。

就簡直無理了，這樣的文句如果出自小學生手筆的話，一定會被打斷手板，然而它是大詩人的絕妙韻文。今人這樣的妙句愁予的詩中也有。如：

我曾“夫”過 “父”過……

在“東”得幾乎是明天的那邊

猶為約定的獻出而“童貞”著

這土地我“一方”來，

將“八方”離去。

愁予真是詞性點鐵成金的能手。最後一例出自他的短詩〈偈〉，初發表時原為：這土地我哭著來，將笑著離去。將兩個“哭著”、“笑著”的副詞換上現在“一方”、“八方”兩個名詞自是妙多了。他的詩中這樣的絕活很多，引不勝引，要之這是韻文的特權。

韻文有時連標點符號也不用。除了不受文法之拘限而外，韻文天馬行空，即使是用來敘述說明時，也不依循時空之順序，不似散文那樣規規矩矩。

D. 韻文動聽，宜於朗誦，配以音樂則可歌唱。而且韻文較散文易於記憶。乃至一些實用的需要熟記的《湯頭歌》、《地輿歌》、《三字經》、《千字文》等都是用韻文寫成。

E. 韻文同讀者之間保持著某種程度的距離，唸來總有其儼然的道貌，難於同讀者接近，絕不似散文那樣近距離，有時親切得彷彿在耳邊一樣。

至於散文之特性剛好同韻文相反，如：

a. 當然無韻，而且每句字數不定，聲調、平仄一概不理，僅只

利用文字所代表的意義，從不作Versify的功夫。

b.當然不理會一字一句一詞之典雅與否，其唯一關心的止乎意義之準確與否。

c.遵循文法一似遵守交通燈誌，不遵守燈誌可能丟命。無文法之約範則意義紊亂，寫了不如不寫。而且標點符號愈精確愈好。

d.朗誦散文一似報告新聞，當然無意義。而且散文瑣瑣碎碎自是不便於記憶。

e.散文同讀者最親近，甚多散文作品幾乎第一句一開始便能切入讀者的深心。不似韻文那樣永遠隔了一層。

由此可見韻、散兩文體幾乎是截然相對的兩面。然而兩體視乎用途之不同，寫作者手法之不同，初無高下優劣之分。曾聞有人責備以白話散文譯解古詩者。據云一經譯解詩意盡失，彷彿盡是譯解者之過。其實如果譯文忠實的話，所失者僅限原詩之音韻方面而已。如果原作之詩意（不依存於音韻方面者）夠濃厚的話，譯作白話散文仍應有所傳達。所有翻譯外國韻文詩，亦產生同樣問題。原詩一經轉換成另一種文字時，原文中的音韻之美盡失，留下者端視原作中有幾許詩思而已。未可據以評斷韻、散文孰優孰劣也。

朱光潛先生在其名著《詩論》中，提出一個例子，證明散文有時也優於韻文。他選了《世說新語》中的一則短文：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廋信在《枯樹賦》中將其譯為韻文：

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桓大司馬，聞而嘆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朱氏認為前面的散文，寥寥數語，寫盡人物俱非的傷感，簡單而又雋永，後面的韻文，改動的字雖然不多，比起來一方面較纖巧，一方面較呆板。原文的直截而又飄渺搖曳的風致，在《枯樹賦》的整齊合律的字句中，就失去了大半了。這當然只是一個特例。

其實當我們讀那些有名的古典小說時，常為那生動活潑的筆法所迷，但讀到有詩為證時，常常只是一張張殭屍臉。

至此我們得到的結論是：韻文散文並行，同為寫詩的文體。由是亦應有韻文詩及散文詩之分別，此分別乃根據文體之不同而分，而不是驟然不識別文體，無理地依排列形式之不同，稱一為分行詩一為分段詩。否則現有一散文詩，長及一頁，兩頁甚至三、四頁而未分段，我們將如何稱之，“一塊詩”？“大塊詩”？

二

提到散文詩之起源，一般都認為始自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他的散文詩集《巴黎之憂鬱》(Le Spleen De Paris)也公認為最早的散文詩集。在該書作為序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話說明波氏為何要採用散文寫詩。這段文字不知被人引用了多少次：

……我輩人中，當野心勃勃時，誰不曾夢想過詩式散文之奇蹟！既有音樂性而又無節拍同韻腳；既柔順而又粗獷，足供各種表達如：靈魂之抒發，夢幻之起伏以及良心的悸動。

這一段話也有人用來證明散文詩之發軔。然而就在這一段話的前面還有一段也很重要的話，波氏在那段話中自承散文詩之寫作，是其來有自，而非他自己的發明。

……我要作一個小小的招供，就是至少讀了柏唐(Aloysius Bertrand, 1807-1841)的名著《晚上的加斯寶》(Gaspard De La Nuit)廿遍之後，我便有了創作同類作品的主意……。

由此可見柏唐更是波氏的先行者。柏氏雖然從未採用散文詩此一名稱，但自一八二七年始，一直至去世為止，都是以散文詩的形式，寫古佛蘭芒人的生活。死後於一八四二年始有該書出版。現抄柏唐氏作品一二以示一斑。本文以後引用之外國詩，如無特別標明者，全是秀陶自譯：

手之五指

一個高尚的家庭，成員中沒有一人曾被吊死過。

——Jean De Nivile家系

大姆指便是那個胖胖的佛蘭芒人，客棧的老板，精力充沛而又風趣，在門口吸煙，頭上一塊牌子廣告著三月的雙料啤酒。

食指是他的老婆，強悍硬挺像陳年的鰻乾，早晚不停地掌摑她妒忌的女傭，一到摸她喜歡的酒瓶時，卻輕柔得很。

中指是他們的兒子，一個結結棍棍的後生，如果不是作了酒保的話，一定會去當兵，要不是作了人的話一定會作馬。

無名指是他們的女兒，又漂亮又冒失，她賣針織的花邊給女客

們，對阿兵哥們便一點不客氣地板起面孔。

小指頭是家中的老公，一個壞皮氣的調皮鬼，掛在媽媽圍裙的帶子上幌蕩，像穿透在女妖的牙齒上的嬰兒。

長著這樣五指的手掌，就是對於高貴的哈林市，那張花園樣的臉上所施的，驚人而致命的一擱。

這便是最早散文詩的樣子，自每段約略相等長度看來，似乎猶未忘記韻文詩每個Stanza的所謂平衡(Blance)。雖經轉譯仍可見散文之特性，富描述，逐個逐個指頭之順序、活潑而風趣。又：

在雪菲莫特*的山岩上

而我也被這沙漠的荊棘撕裂，
每日在這兒我留下屍體的一部份。

——殉道者

這兒聞不到橡樹的苔蘚，以及楊樹胞蕾的氣息，也沒有和風及流水低吟的愛意。

沒有晨雨後或夜露時的膏脂，除了小鳥尋索草葉的哀鳴外，也沒有動聽的聲音。

一片沙漠，不聞施洗者約翰的聲音，一片隱者及鴿子都不寓居的沙漠。

及至我的靈魂全然孤寂，於深淵的邊緣，一手伸向生，一手向死，我儘凄楚地啜泣。

詩人一似植根於花崗岩上的桂竹香*嬌弱而芳香，需要陽光多於土地。

嗚呼！我已沒有了陽光，因為我可人的、能予守護神以溫暖的雙眼已經閉上。

*雪菲莫特Chèvremorte，地名，近Dijon。

*桂竹香Giroflée又名紫羅蘭，譯者選用桂竹香，認為這名字俗得可愛。

此詩自是較第一首嚴肅，雪菲莫特在法國中東部第戎Dijon城附近，並無沙漠。沙漠言者係詩人自傷孤寂、悲苦，由而造出之沙漠。

柏氏以這樣的方式，寫的多是法國北部佛蘭芒人(Flemish)古生活。波特萊爾卻借用此一格式創作他的散文詩，寫當代的巴黎人的生活。作《巴黎之憂鬱》，全集收散文詩五十首。其幅度長短相差甚大。短者半頁，長者六、七頁，大致說來短者精悍，長者鬆散。後人據此現象所建立的理論之一，即散文詩忌長，亦由於此，這是後話。且看一看他的名詩：

陌生人

“告訴我，你這謎樣的人呵！
你最愛的是誰？你的父親？母親？兄弟？姊妹？”

“我沒有父親、母親，也沒有兄弟、姊妹。”

“你的朋友麼？”

“這個字到今天我還沒有弄懂它的意義。”

“你的國家麼？”

“我不知它座落何方。”

“美人麼？”

“如果那是個永恆的女神，我倒也可能愛她。”

“黃金呢？”

“我恨它，就像你恨上帝一樣。”

“那末，你這個怪人呵，你到底愛什麼呢？”

“我愛那雲……那飄忽的雲，那邊……那不可思議的雲！”

這真是一首非常迷人的詩。筆者據英譯本，轉譯於五〇年代末，連同其他的十餘首刊於當時台北的文藝刊物《筆匯》。在此之前，民初有過周作人的譯文，紀弦也曾譯過。台北諸詩友也有多人仿作過，也是問答對話的方式，一兩個妙句也曾見過，然而少有通篇成功者。仿作者皆未諳通篇設計的道理。此詩之設計在乎以寥寥數行說出一個不同乎常人的陌生人（也有譯作異鄉人的）一般人所愛的父、母、兄弟、黃金、女人他都不愛。最後被逼問得無可躲避時，才指稱雲。答句一直是否定的，就連最後所指的雲，也是個虛無飄渺、無定址定形的東西，也就是說幾乎也是一個否定。

讀波氏遺下的兩部巨作《惡之華》及《巴黎之憂鬱》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兩部作品之中有幾首詩題雷同，內容除了韻文散文之別而外，幾乎一樣。如〈遨遊〉、〈陶醉吧〉、〈髮中的天地〉等篇皆是。而且一般論者皆同意在這樣韻文同散文直接的比較下，韻文板滯、累贅，散文生動、活潑。這樣的評斷自譯文當然讀不出來，唯有讀原文方可。

波氏之後，散文詩逐漸風行，馬拉美、韓波及梵樂希皆有名作產生。至馬克斯·夏可白算是集大成者。

(未完·待續)

本世紀詩長廊中的〈鳥籠〉

◎劉荒田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鳥
籠

這首題為〈鳥籠〉的短詩，是名詩人非馬先生的傑作，自一九七三年在台灣《笠詩刊》發表以後，一直是海內外論者品評非馬作品的重點之一。它好就好在以最精煉的口語，道出了一個極富個性、形象甚為豐滿的哲理，其內涵之深之廣，每個讀者可以從評論家們五花八門的詮釋中得到了解，也可以依據自身的生活經驗作出獨到的演繹。

“鳥籠”和“鳥”的形象，是哲學上的代號，象徵兩個互為依存互為對立的實體，讀者與論者盡可見仁見智，將它們解讀為靈與肉、理智與感情、個體與群體、自由與奴役、社會與個人等等相反相成的概念。就在去年，台灣著名詩人和詩評家蕭蕭還撰文〈逆向思考的智慧〉，以此詩喻父母與兒女：“‘鳥籠’本來是自由的，他保有他的‘空’、他的‘閑’。但是，鳥住進來了，鳥籠不再有空閑，他隨時要保持警戒狀態，他失去了閑散的自由，所以鳥飛出去後，鳥籠才獲得絕對的自由。”我自己呢，在八九年前初讀此詩時，則感到了淋漓的快意——我就是飛出籠來的鳥，在展翅飛上蒼穹之前，回首

對籠子說：“我自由啦，你呢，也享用他媽的自由吧！”

到了一九八九年，非馬寫了〈再看鳥籠〉：

“打開／鳥籠的／門／讓鳥飛
／／走／／把自由／還給／天／空”

本詩附注云，多年前寫過〈鳥籠〉，“當時頗覺新穎。今天看起來，仍不免有它的局限。因為把鳥關進鳥籠，涉及的絕不僅僅是鳥與鳥籠本身而已。”

詩人何以將業已還給了鳥籠的“自由”收回，改而還給天空呢？這該關乎複雜的哲學思，簡言之，是把鳥籠放到廣大的背景——天空去了，天空的自由是靠鳥的自在飛翔來體現的，沒有鳥的天宇一如人間見慣的“民主”騙局，光打著堂皇的旗子而無示威辯論競選等熱烈場面，秩序誠是肅然井然，卻是萬馬齊喑的死氣。是故，鳥籠剝奪了鳥的自由，歸根到底是剝奪了天空的自由，所以開鳥籠有如社會邁向開放與民主之際，當局循例釋放以言獲罪的良心犯，這一行動無疑是整個社會——即“天空”——具有自由的標誌。詩中涵蘊的不但是博大的悲憫情懷，更是富於社會學意義的省思。

非馬筆下有關鳥籠的詩，還有〈籠鳥〉、〈鳥籠與森林〉、〈鳥籠與金絲雀〉等多首，都各具情致，對鳥與籠的關係從各個側面作了發揮，其詩情復融入恰到好處的幽默。按說，一個詩人就同一題材不斷地翻出新意，令人疊生驚奇，有一天他自身怕也難以為繼吧？其實不然，到了九五年春，他又做了一首〈鳥籠〉：

打開鳥籠的
門
讓鳥自由飛
出
又飛
入

鳥籠
從此成了
天空

這個“鳥籠”做成後，詩人寄贈予另一位在密西西比河畔經商的詩人。在異國經營小生意，一年到頭枯守五尺櫃台，食少事繁，單調煩悶，豈不是困於一個極端物質主義的“鳥籠”之內？收銀機的嘀嗒聲便是唯一的鳥鳴了，這是冰冷的無從改變的現實。既如此，何妨通達權變，做一只“自由飛出又飛入”的鳥——飛出則神遊詩的世界，飛入乃操持商務，務實卻不粘滯，空靈但不蹈虛，無掛無礙，人生責任與自身志趣並行不悖，到了這一境界，所有障礙不復存在：鳥籠成了天空。

縱觀非馬這三首詩，我想起了禪的三個境界：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鳥籠先是天空的對頭，最後合為一體。詩人的境界層層遞進，每一層都有獨特的風光，其升華並非對前者的否定，而是詩人靈感的自然延伸，它們的多解性恰如多稜鏡，折射出極為多彩的感性和理性世界，其精粹與豐富，都已到了極致，完全地展現了現代詩對於傳統詩的巨大優勢。

以短詩獨步當代詩壇的非馬先生，將這一系列鳥籠詩，貢獻給本世紀的詩的長廊，它們所達到的藝術高度與哲學高度，在同類題材中，以我的管見，尚無人可企及，值得我們繼續探索下去。

1993/3/8 舊金山

詩的春天看詩

◎秦松

——讀陳銘華詩集《春天的遊戲》

寫詩如玩“遊戲”是快樂的，
又是玩“春天”的遊戲，玩詩的
遊戲。

寫詩不一定要強說“愁”玩遊
戲也不一定就“快樂”。以詩遊
戲是另一種詩法，比玩魔術要真
實而樸素。

陳銘華最近出版的新詩集《春
天的遊戲》，大致上給我這樣的
印象。

春天是詩的季節，大部份的傳
統詩人都悲秋。古人也發現“少
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這是一種概念的寫詩，好像
詩就是愁，月就懷鄉。

陳銘華早期的詩作，受中國舊
詩詞影響很深，以疊詞疊句亦歌
亦嘆的表現，在聽覺的音節上。
近年來已改變，以視覺的意象與
文字的排列組合，切入詩情，不
再“詠嘆”，詩的內在與外在
世界都廣大了，這是一大躍越。
其近作以濃縮的語言，在“躍
越”的進行。

詩的內涵與形式是不可分的，
以舊的形式與語言，當然也就是
舊的詩情與情調，只有傷時感懷
，有很多的現實生活裡以及“我
之外”的詩質因而喪失了，詩的
觸覺也受限於某點上，而不能向
週圍伸開與輻射。我在這裡提到
的不完全指陳銘華，所有寫詩的
人的情況都是如此，你必須要自
覺性的躍越，毫不勉強的自我必
要如此，就很自然的進入現代詩
，現代的生活感受與表現形式，
時空的縱橫幅度大，相對的也要
求詩的容量密度。現在來看陳銘
華，作為集名的《春天的遊戲》

婦人 我要藏妳進硬碟機去
用最cool的程式來還原
愛給朝露 夢給苔蘚
眉給蜂蝶 鼻給花粉
襟前雙鷓鴣 嘖嘖
飛入我的懷抱
啊——嗷
春天於焉成形

短短數行已經點到我們生活在美
國的春天，人人都有這種感受，
在概念的印象中，春天似乎是美
好的，美不美好？從詩上看並不
多麼美好，乃以遊戲的態度戲謔
了春天。頗能引人共鳴。

另外一首關於春天的詩《春日
》：

那婦人
憂鬱是她淡金的髮
因望遠而掛在青蔥山上
那梨渦
是去年我隨意的吻
不必為重逢而白裡透紅

此詩和前詩開頭都是“婦人”的
意象，婦人就是春天的擬人化的
象徵了。不是寫春天的景，而是
個人的心境多一些。

集子裡有很多精短的好詩，我
不能都全錄出來，我以我喜歡的
也就是感受較深的錄出來。前二
首都在卷一的，卷二以《啤酒廣
告》為題的有四首，錄其中第一
首：

雪覆蓋著雪覆蓋著
雪 覆蓋著

她 興奮得全身冒汗
從我乾涸的眼睛
爬蟲般滑入
迂迴轉折
好一付
熱腸

此詩是象徵的，也是寫實的，把
冰凍的啤酒和廣告，寫得很有體
溫，很有人情味。

卷三《下城的霧》，我最欣賞
的題為《越戰退伍軍人》，把它
抄錄來看：

一隻腳已在雨季失蹤
另一隻要到福利局排隊
以致剛剛擔保回國
據說是唯一骨肉的女兒
離家出走
他連良心都早給白宮炸掉
不在乎只剩下
這憲法堅持的
一張嘴
用來灌酒

寫的很深刻很流利，卻很悲痛，
短短十行，幾乎就把越戰的殘暴
、悲歡離合、子女家庭的悲慘和
傷殘全表現出來了，這可能與陳
銘華生活在越戰中逃亡出來的經
驗有關。詩的表現技巧如果以舊
形式，是帶不進去的，硬要帶也
是表面的而且要用很多字句來敘
述。

其他《日蝕記事》和《圓月事
件》等詩，都很形象化與戲劇性
。只錄《圓月》：

此刻天很高

哲思·摯情·詩章

◎宗鷹

——郝毅民詩作隨想

公寓寂無人
狗想叫就叫了
鳴——一聲
月亮

一絲不掛的
跳
了
出
來

“事件”一目了然，我想不用再說明了。

他寫關於台北的詩共有六首，給我印象深刻的有二首要錄下，其一〈故宮博物館〉：

沉重從商鼎開始
宋瓷之後失足
一步跌到晚近
整壺烏龍都化不開的
歷史

其二〈台北印象〉：

天粘著塵塵粘著人人粘著車
車粘著車粘著車粘著車粘著車
熱騰騰濃稠稠
早上一碗尚未排泄的
八寶地瓜粥

前者“故宮”寫過去，後者“台北”寫現在，歷史就是這樣化不開的“沉重”，台北就這樣“粘”。對照讀後，頗令人沉思而沉默無話可說。

最後我要回到卷一，我漏列了一首〈海棠〉，三行如下：

誰忘了灑藥
教歷史課本裡溜出來的蠶
一口咬我成金雞獨立的模樣

我想，我也不必作結論了，請由讀者來看吧。

神往已久，筆交恨遲，會見猶幸。

每每想起郝毅民先生，每每讀到郝毅民作品，每每奉接郝毅民大札，這些思緒就浮上腦際，這些話語就迴旋心頭。

對於我，他是一位閱歷至為豐富的前輩，學識相當淵博的學者，詩情哲思交織的詩人。

八五年，我和妻子從廣州經香港，於聖誕前夕飛抵芝加哥。一到結婚不久的女兒家中，最令我驚喜的是，她訂閱幾近半年的《北美日報》，全部留存起來。女兒說：“爸爸離不開報紙，我們全都留起來。”在翻閱這些舊報紙和新收到的新報紙時，有一個起初陌生但很快就熟悉的名字：郝毅民。其後，又斷斷續續在其它報刊上讀到他的作品。那時候，在我的感覺裡，郝毅民先生是個學者、論家。由於我一直偏向於理論批評、美學研究，對他的文章，自然更為注重。他的理論文章，確實很難用“眼”去讀，而極需用“心”去讀。我這個哲學、心理學基礎甚淺薄的人，讀起他的文章，頗覺費力，但依然令我“嚼”出一些頗為欣喜的“滋味”。一九八六年三月六日，中國著名美學家朱光潛逝世後，他的〈朱光潛先生的風骨與學問〉在三月二十日發表於《北美日報》。這是一篇時間性急速，而學問性甚強的文章。在短短的十天左右完成，足見他平素對美學，對朱光潛先生的著作，頗有研究。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又讀到

他的長文〈生活就是禪——介紹惠能的禪學〉。文末有這幾句話：“這篇拙文是以神經科學立場發明禪的活躍。附帶說明禪與詩是另一個重要的關乎美學的層面，也很活躍……”這使我悟到：郝先生不但對禪學哲理頗有研究，而且對神經科學至有學問，還對詩歌深有造詣。

大體上到那時為止，我心目中的郝毅民先生，是一位哲人，是一個論者。但也埋下一個“契機”：如果他寫詩，必然是禪意哲理入詩。

此後，才陸續注意到他的詩。其實他早已有詩作，只是我過於注重學者、論家的他，而忽視了詩人的他。等到開始注意他的詩作時，我方才證實了禪意哲理入詩的預感。但所讀詩作畢竟零散。

去年，奉接他寄贈的紐約一行詩社叢書之一《紐約長短句》，才得以對他的詩作有一個全貌的領略。

他的詩的觸角，伸向四面八方。既有昔日流雲，也有眼前飛緒；既有故國遊思，也有現實感觸；既有生活升華，也有古意衍化。

他的詩的形式，呈現五彩繽紛。既有長篇，亦有短章；既有詩節整齊的，亦有詩節參差的；既有句行合一的，亦有句行不一的。在西洋詩式中，嵌入中國詩語，融入中國詩境。

他的三首“韻”——〈楓韻〉、〈冬的意韻〉、〈五月的神韻〉，大體上代表他的三種不同詩

格。

〈楓韻〉，是小詩。以西洋詩式，承揚中國絕句：

昨夜裡一身青蔭入夢
今朝拭目以探陽光早遲：
遠近臃腫的葉海
愴惶了心漲紅了面孔
十月的預感——
春來夏至的花草凋落了
點燃了秋葉

(九〇年十月初)

〈雪來〉、〈草地〉、〈落葉〉、〈掃葉〉、〈紐約長短句〉、〈海濱觀風記〉、〈五月〉等等均屬此類。

〈冬的意韻〉，是常詩。詩節大體上對稱、整齊：

林花謝了，果實已經成收。
抖一抖西風，把滿身葉羽拋卻。

鐵籤枝了，著一身勁裝冷對寒吹。

千皮多一分粗糙，根鬚伸展更近地心火。

挑逗過春，汗流苦暑，精彩老練了秋，

嘆光陰匆匆，而天行嚴峻轉軸——

太陽對地球側身，晨曦遲，夕輝短，

把寒凍人間讓與吐納的冰河
聞道山太高，谷太低，草長林又密，

也曾說大地蒼莽，城市繁亂又迫急。

它，默默在太空雕塑，把六出的冰花灑落，

一統了江山，鎮懾了眼神與心曲。

伊甸園的橡葉，長安的輕裘，
大都會的時款；

我們曾頭頂著草蓋向佈雨的神龍反詰，

玉門關外的征人也曾用弓刀詠唱夜雪，

但是啊！無時無誰不睜大眼睛
盯著寰宇不歇。

(八三年冬至後一日)

這類詩作，佔了他全部詩作中很大比例。有的詩節較為整齊，有的詩節只求對稱。有的詩節整齊中有不整齊，對稱中有不對稱。〈海濱夢〉、〈情結·無題〉、〈雪意〉、〈歡喜禪〉、〈無題〉、〈五月的白薔薇〉、〈秋色展顏〉、〈疏離的失落〉、〈長城頌〉、〈秋熟·迎始〉、〈向遠方〉、〈我有……〉、〈獨釣寒江雪〉等等都是其中的佳篇。

〈五月的神韻〉，是長詩。詩節不拘一格，盡情之所至。請看其中一節：

大江北岸
中原迷蹤的山山水水
凝結了重重疊疊的夢
滄浪之水歌唱出
古代 詩篇的前奏
濯足浣衣的民歌
也洗刷過獵人的弓矛
還有戰士的槍纓
赤壁交兵 分裂
大漢帝國 千八百年後
淮海決戰 再唱
一隻民族的浩歌
清洗與自剖
五月的花魂
歷史的熱火
一代代的子孫啊——
手握一枝五月花
那五千年釀造的醇酒
從指端

灌入到
腦之海 心之底
冶煉出
詩之物理
稿匪向深 向遠
編織著
樵夫的山歌
舟子的漁唱

〈童年的漢水——母親的河〉、〈曼哈頓的惆悵〉、〈高台跳水者的評分〉、〈燕子磯之遊〉、〈這是我的世界〉等等，詩節無定句，詩章無定節，唯求淋漓盡致。不過，不拘一格，仍有其格。

這只是三種基本詩格。實際上其詩格多種多樣，遠非三者所能全然概括。郝毅民先生作各種詩式詩格的探索，我以為不可等閒視之，不少現代詩人，忽視或蔑視必要的詩格的創造。這其實正是一些現代詩的弱點。朱光潛先生曾經指出：

“沒有形式的詩”實在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名詞。許多新詩人的失敗都在不能創造形式，換句話說，不能把握住他所能表現的情趣所應有的聲音節奏，這就不啻說他不能做詩。

他數十年前說的話，至今並未全然過時失效。有些新詩作者依然被他不幸而言中。郝毅民先生呢，不為已有現成的詩格詩式所囿，而力求創造適合自己的詩情詩意的詩格形式。真是難能可貴。

不管何種詩格，都交織著哲意與摯情，融匯著詩意與詩境，這是郝毅民新詩創作的本色。

哲意，許多詩人都，有如同郝毅民那樣敏感而深邃的哲意，並不多見。事事物物，隨時可以觸發他的哲思。如果只有這些哲意

，他可以成爲哲人，而不能成爲詩人。他把哲意摯情化了。他更把哲意摯情意境化了。讀他的詩，我往往分不清，究竟是他的哲意引發摯情，還是摯情激起哲意。我也往往分不清，究竟是特定的意象境界，觸發了他的哲意摯情，還是特定的哲意摯情引入了意象境界。也許，在他來說，這本來就是“互動”的吧。我這種感受，從讀他的〈海濱夢〉始發：

夜 靜了
沒有光閃
不聞聲息
腳板對著大西洋
足心豎起耳朵
收聽海的消息

落不盡 理不清
白髮多情
千絲萬縷地糾纏著

夢眼轉動
第五度空間
揭開獨立王國在腦海

徬徨在高空 另一個我

踏著山湧的白雲
哭笑著另一個奇異世塵
(九二年六月五日紐約)

如果說第一個詩節，主要是“意象”，那麼，第二個詩節主要是人情味甚濃的人生感受甚強的“摯情”，第三個詩節主要升華到宇宙的“哲意”。最後一個詩節則融摯情、哲意、意象於一體，而構成更多意境了。但當我回頭再品味詩時，第一節又何曾只有“意象”，第二節又何曾只有“摯情”，第三節又何曾只有“哲意”。只不過是某種因素明露，而其它因素蘊含罷了。讀到〈雪意〉，這種感受就更深一層，哲意更顯深邃。讀到〈影子的迷亂〉，詩化的哲意，哲化的詩情，渾然一體，融然無間。

如果說，還有些甚麼感到不滿足，那就是，有些詩，哲意過於著眼，議論超乎意象。

讀完整本《紐約長短句》，捲卷而思，在我眼前，這位醫生、哲人、詩人彷彿化作了屈原、王維、李白、柳宗元。是由於他在〈五月的神韻〉、〈王維詩心雲

起時〉、〈讀太白集的玄想〉和〈獨釣寒江雪〉等詩中，闡發了屈原、王維、李白、柳宗元等的詩情嗎？是，又不盡是。最使我感佩的是，這位受過西方醫學、科學培育，受過西方哲學、心理薰陶，又在經過重慶戰亂，寶島暫居後移民美國、生活於西域的人，依然黏附神州情，躍動赤子心。〈童年的漢水——母親的河〉，是朝花暮憶。〈我有……〉，是珍物懷國，〈長城頌〉、〈三訪北京點滴〉、〈燕子磯之遊〉，是身歷神遊。

有時候，我想起這位去年有幸拜會的前輩，不禁低吟起他的〈長城頌〉最後的詩節：

披一身遊子的衣衫
依息在你一片鱗甲邊——
九月風動塞內外，
繞過龍身，拂過我身。
蒼龍啊！
揚首，挺身，豎尾，
天長地久，向無限來者建精神。

一九九五、三、十二初稿
一九九六、三、二十八修改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		
			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編輯中	
19	新大陸詩選	詩集	新大陸詩刊	編輯中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以藝術作為革命武器的仲斯·巴勒斯

◎劉耀中

在體育場和音樂會上，不少縱橫世界的傑出人物是黑人，而近幾年來世界文壇上也出現了幾位黑人文學家睥睨全球。1992年聖露西亞的詩人達瑞克·沃葛特(Derek Walcott)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加勒比海的風潮震驚世界。接著，黑色的莫莉生(Toni Morrison)——當今美國最重要的黑人女作家之一，接替了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冠冕，更顯出黑色風潮的威力。歷史上，諾貝爾文學獎女性得主只有八位，她是其中之一，真是成就斐然，不可多得。然而像仲斯·巴勒格(Leroi Jones Baraka)那種多產的黑人作家，也是罕見。他寫了二十多種劇本、三個爵士歌劇、七部紀實、小說和十五卷詩集等，而今年才六十一歲，已經成為文壇上黑色特殊人物了。希特拉曾說過：“雅利安人是西方文明的創造者，猶太人是破壞者，黑人則是西方文明的繼承者。”希特拉這個殺人不眨眼、種族歧視成狂的惡魔，卻指出“黑人是西方文明的繼承者”，倒是有幾分道理。

莫莉生在她的成名之作《根：祖先之為基礎》中曾說過：“最佳的藝術是政治性的……”。一般文學作品往往隱含影射的“政治潛意識”，通過那些豐沛靈感的啓發，喚醒讀者。而仲斯則公開地以藝術作為革命的武器，闡明自己的觀點，他的成就比黑人領袖金博士、穆金X(Malcolm X)，以及在文學方面有成就的詩人作家如：朗士頓·休斯(Langston

Hughes)、李查·賴克、愛倫生和波爾特文(James Baldwin)有過之而無不及。巴勒格現在紐約州大學，日溪校園裡執教，他是一個活著的不朽人物，是美利堅共和國二十一世紀的一面文化旗幟。

仲斯在詩作方面，是一個實驗者，他對西方文學傳統不太尊重，採用各式各樣的形式。長久以來，由於種族歧視，黑人飽受壓迫與蹂躪，音樂成為他們療傷止痛的良藥。黑人在音樂領域裡，出人頭地的也不少，他們音樂中的節拍很有鼓動性和魅力，所以仲斯利用爵士音樂的節拍打破堅硬的美國詩作傳統，爭取公民權利，並將非洲與美洲的文化鴻溝填平。他樂於參加政治活動，自稱為“第三世界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喉舌”，也是一個好戰的作家及政治急進派。所以仲斯是白人種族主義的眼中釘。提倡“黑人美學”的卡任噶(Ron Karenga)說過：“黑人藝術，必須揭發敵人，頌揚人民，支持革命。它必須像仲斯的詩一樣，是暗殺者的詩，可以殺戮、開槍，把警察拖到暗巷奪取他們的武器，讓他們橫屍街頭，並且把他們的舌頭拔出，寄到愛爾蘭。”這就是卡任噶形容仲斯的詩。

美國是一個文化薄弱、消費的資本主義社會，人民生活在黃金夢之中，當然談不上什麼革命。有的文學家只是出出風頭，給中產階級一些驚愕，就此而發一筆小財(法文Epaté le bourgeois)然後就退休，也就是急流勇退吧！在

這方面，只有舶來品的“存在主義”大師薩特的努力，才能達到目的。但是，薩特最後也走向神秘了。巴勒格從激烈到消極地反對種族歧視，積極地參加反叛運動，那是受了中國文化大革命四人幫的影響。他一知半解地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高舉他的所謂“世界革命消滅資本主義”的大旗。正反映出美國本土內的種族歧視的矛盾和有史以來黑人奴隸受壓迫，而不能妥協，不能和平共處的狀況。雖然林肯廢除了奴隸制度，實際上陰影依然籠罩，黑白不能合作。而巴勒格的奮鬥卻是一枝獨秀，無人像他那樣的激進。

1954年，仲斯退學後，參加了空軍，又因“不合格”而退伍。一個憤怒的黑人青年，寫出了一連串對白人仇視的作品，經過百老匯戲劇演員演出後，一舉成名。1965年在哈林，成立了“黑人藝術劇場”，只維持了七個月而解散。仲斯成為“黑人文藝復興”的推動者，並位居首席。

仲斯的《二十卷自殺連記的前言》內有一段生活的描寫：

我妹妹駕駛著一輛，綠色的美洲虎。

我妹妹每個月到髮廊做兩次頭髮。

我妹妹是個教師。

我妹妹喜歡巴蕾。

我妹妹身材苗條，從不節食
我妹妹不喜歡在紐克萊執教，
因為在她班上有很多有色人種。
我妹妹憎惡強烈的陰影，

我妹妹的男朋友是個同性戀的音樂教師，

他很喜歡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我妹妹也喜歡聽柴可夫斯基的音樂

他們有同樣的愛好

因此他們也許會結婚。

這首詩充份反映出美國現代生活缺乏血液，頹廢、單調、了無生氣的生活。

仲斯自此以後改名為 Imanu Amiri Baraka，白人仍習慣稱他為仲斯。

1965年他寫了一部自傳體小說，很短，像一首詩，名為“旦丁的地獄”，描寫在哈林區的黑人，過著地獄般的生活，而白人是享受和腐敗，文中充滿敵意。

1973年尼克松訪毛澤東之後，美國與中國建立邦交，在那個大氣候內，巴勒格感到黑人民族主義將陷於孤立。白人與中國人建交，象徵著白人與有色人種有可能合作。巴勒格宣告與那些使黑種人更加異化的消極份子脫離，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並指控黑人民族主義是白人的敵人，是一種病態，是法西斯主義行動，因此巴勒格受到不少黑人的唾罵。由於他不合時宜的政治態度，以及不拘場合、不分輕重的辭令，使他周圍的朋友相繼離開他。那時，金博士和穆金(X是奴隸的意思，表示不要忘記奴隸的歷史)相繼被人謀殺*巴勒格在搞黑人民族運動成員中，是受過白人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在文學與詩歌方面的卓然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在文壇上給了他發展才華的天地。1984年，他的自傳是用獨特的黑人俗話，加上他西方文學與哲學的基礎，使他贏得了文壇上的前茅名次。由於中國的

經濟趨向繁榮，巴勒格也關注到需搞好經濟，才能富強，淡化了他對白人的仇視。黑人青年在拜金和享樂主義下成長，黑人文學的領先地位也被黑人人女權主義者佔據了，如莫莉生、華爾克(Alice Walker)、聶樂(Gloria Naylor)、妮基喬溫尼(Nikki Giovanni)及安支盧(Maya Angelu) (安支盧曾為克林頓總上任時寫頌詩)，我們看到美國對黑人政策的轉變。這是利用他們成為處理民族主義的擋箭牌，而西、亞裔所受到的歧視反而日益加深。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警察毆打，說明美國多元文化政策的不公平。近來，震撼全美國的O.J.辛普森謀殺白人妻子和他妻子的朋友一案不了了之，怕黑人鬧事判以無罪釋放，或有別的原因，不予評論。但已經顯示出美國司法制度的弱點。

海明威生前說過：“壓力下產生優美”如鬥牛場上在觀眾壓力下表演，觀眾高呼Ole!Ole是Allah上帝的意思，歡呼Ole，省勁而有力。黑人文學是因黑人沒有社會地位，是個被白人輕視的人種而蓬勃。杜柏依斯(W.E.B. DuBois)在1897年說過“一個人常感到自己的兩面性，一面是美國人，一面是黑人；兩種心靈，兩種無法協調的抗爭：一個黑色身軀裡，有兩種相互衝突的理想……”在這種壓力下，產生出黑人優秀的文學作品。

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品德是謙虛、包容和中庸，因而在美國的多元文化競爭中，不如黑人表演得出色。所以筆者撰此文，介紹巴勒格的反叛精神，給予海外華人文藝工作者有所借鑒。

仲斯的童年和青年時代

仲斯於1934年，出生在紐約的猶太人街(Ghetto)，是黑人、歐洲新移民及猶太人的居住地區。他身材比較矮小，成年後才五呎五吋，以閱讀為樂，不願和那些高大的同齡孩子玩耍。母親來自南方，懂得生意經，是一個美容師；父親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考進了郵政局，當個小職員，業餘給人理髮，賺點外快，生活小康，而且沒有酗酒的惡習。所以仲斯的童年教育，在黑人社會中算是不錯了。歐洲的移民帶來了他們的文化、哲學和音樂，使仲斯開擴了眼界，萌發了進取心，深信貧民區也能出大人物。當今美國的大將軍鮑威爾(Colin Powell)就是出自紐約的貧民區。1939年仲斯參觀了國際展覽會，啓發了他的國際主義思想；珍珠港事件，使他憎恨日本人，很多猶太朋友受納粹的迫害，他也痛恨希特拉。他和白人的自由開明派人士有社交來往，而且善於交際。

仲斯小時候有拿破崙情結，所以把他自己原來的名字Leroy改為法文Leroi，是國王的意思。

仲斯的祖父是黑人共和黨保守派，常在黑人教堂做義工，頗受尊重。當美國經濟蕭條時，他失業了，也同時失去人們對他的尊重，他是浸信會會員，卻也是共濟會會員。共濟會(Masons)是一個邪教組織，以共濟為名，反叛基督教，尤其是反對天主教，他們採用古埃及的廟宇儀式進行崇拜。仲斯小時候，曾跟隨祖父去共濟會的廟宇聚會，共濟會雖是個邪教，但在美國開國之初，影響很大，麥迪遜和華盛頓等開國元勳都參加過共濟會。黑人的所

謂黑色諾斯替思想(Black Gnosticism)也是出自共濟會。祖父的信仰常常與仲斯的父親產生矛盾，他父親是民主黨黨員。

仲斯喜歡讀英文書，如狄更斯和基普林的作品，以及柯南道爾(Canon Doyle, 1859-1930)寫的福爾摩斯偵探案。寂寞時聽聽收音機，有時深夜聽黑人的布路斯(Blues)，是一種美國黑奴民歌，表達他們的傷感、憂鬱、沮喪和失望，50年代時這種歌還不太普遍，白人也喜歡聽，只是私下裡偷聽。除此以外，他也受到西部牛仔、泰山和科幻電影的影響，有幻想。他妹妹是一個有男孩子氣的頑皮姑娘，稱作Tomboy的那種類型；他哥哥卻是有女人氣、娘娘腔的Sissy。他以優異的成績讀完了中學，進入紐約華克的普特卡大學，並獲得了獎學金，後來轉入華盛頓黑人有名的高等學府霍華德大學就讀。

(未完·待續)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 and 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0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詩訊

●《新大陸》詩刊顧問之一，著名詩人，南加大東亞系張錯教授最近陞任該系系主任，並有意進一步將學院與社區的聯繫加強，此舉對今後美國華文文學的發展將會產生可以預估的重大影響。

●因“宣傳對抗社會主義”罪名而被越南共黨政權判刑八年的越華詩人夕夜終於在一九九二年獲釋，並於今年四月抵加拿大多倫多定居。夕夜原名謝海裘，開始寫詩甚早，不幸卻因寫實小說《猛虎》招禍，是第一位因文字而被迫害的越華詩人。一九九一年六月新大陸第四期曾以《監獄裡的詩人：夕夜舊作選輯》為題刊登夕夜一九七五年之前的舊作為聲援。

●台灣著名詩人、畫家羅青於今年七、八月間在洛杉磯探親訪友，期間曾與新大陸同仁多次接觸、交流，對新大陸詩刊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一行乘三》是嚴力、伊沙和馬非三位詩人的最新合集，於今年初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前有伊沙序。

●台灣詩人楊平詩集《我孤伶的站在世界邊緣》於今年三月由詩之華出版社出版，列入詩之華詩庫之十七，書末附作者後記《分水嶺上的瞻望》。

●由湖南青年詩人唐朝暉任主編的《新世紀詩潮》近三期相繼推出“詩潮大展”，還有專輯及新人們的作品。該報歡迎來稿，需附百字簡介及郵資二元，報址：湖南省湘鄉市文聯《新世紀詩潮》報社。

●澳大利亞的華文文學刊物《原鄉》文學雜誌，自一九九六年一月創刊以來，受到澳洲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該刊的作者隊伍又正式成立“原鄉文學會”，廣泛招收會員。《原鄉》除歡迎各地文友稿件外，也接受捐款。該會地址如下：Dr. Ouyang Yu, Otherland Literary Journal, P.O.Box 200, Kingsbury, 3083, VIC. Australia。

●《世界華文新詩年鑒》係由華夏龍人詩協會編纂包括全世界用華文寫作的詩人、詩論家的作品集，從一九九五年卷始，每年編纂出版一部，現向各地詩友徵稿。另金陵書社出版公司的《戈仁詩文叢書》十一部，包括《詩學札記》、《耳朵走動》等同時徵訂。請聯繫：516014廣東省惠州市中山東路惠陽市圖書館“華夏龍人詩協會”戈仁。

●以中文及英文兩種文字對照出版的中國詩刊《漢詩世界》從一九九五年五月創刊以後，至今已出版了四期，由詩人野鬼主編。聯繫地址：四川省重慶市九龍坡區電力四村112號張智。

●在香港印行，美國編輯的《傾向》文學文人文雜誌，最近向海內外各界發出緊急求援信，希望能徵求到最少五百名訂戶以解決面臨的停刊困境。該刊個人訂費四期35美元，團體訂費四期60美元。聯繫地址：Tendency Quarterly, 36 Gorham St., Cambridge, MA 02138。

推展海外華文詩運 請訂閱【新大陸】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